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兼論完成貌助詞「矣」(「也」)*

楊 秀 芳

1、前言：歷史語法研究的一些觀念

研究漢語史的目的，是了解漢語在歷史上發展演變的情況。在這個縱向的觀察裏，包含了橫向的研究。漢語在各時代都有許多不同的方言，有時更有非漢語的介入。它在往前變化的同時，每個時間橫斷面上都有複雜的方言接觸融合問題，甚至非漢語的影響問題。每一個方言在往前演變的時候，除了內部變化外，也都會受外來的影響，同時也去影響鄰近的方言。如果再有遷徙出入的移民，問題就更複雜了。語言的演變整個是個有機體，任何一個時間橫斷面、任何一個區域的語言表現，都和整個歷史、整個地區，有不可斷絕的關係。

研究漢語史一個重要的工作是為漢語史分期，另一個是為漢語分區。分期是為能更清楚的表現出漢語的階段發展，因為分期的根據是各具特點的語言現象，分期的結果也就同時說明了漢語發展演變的語言因素。例如我們因為上古音和中古音各有語言特色，因此為它們分成兩個不同的階段。它們最大的差異之一是上古的陰聲韻字和入聲韻字可以押韻，而中古則否。這個語言上的差異便是我們為它們分期的理由之一。當上古漢語漸

* 本文因受梅祖麟先生啟發而寫，寫作期間又與梅先生書信往返，得梅先生指教甚多。七十九年九月初稿完成後，承丁邦新、梅祖麟、龔煌城、梅 廣、遠藤光曉幾位師友惠賜改進意見。又本文初稿曾得國科會七十九學年度第二期獎助。謹此一併申謝。

漸往下發展，漸漸失掉了這個特性的時候，它便跨出上古音的階段。因為語言現象的變化是各自發展的，不同的語言現象會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跨出它自己的前一階段。因此從不同的語言線索來看，它們所劃出的階段是參差不齊的，所以我們其實得不到一個截然可分、簡單的分期結果。不得已而爲之，我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比較重要的語言現象上，如果它們同時表現出在某個時間前後有階段性的不同，那麼我們便以之爲分水嶺，劃出前後兩個階段。

替方言分區，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能夠有效的表現出各方言的關係。了解方言間關係不只是要知道此地與彼地是否各屬不同的方言區，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們那裏相同、那裏不同；它們是因那些共同點劃歸一區、那些相異點分劃兩區；同一大區中爲什麼用這樣的方式來安排大同小異的次方言。方言分區圖上如果能把這些消息都呈現出來，就能切實的幫助我們了解搭界方言，而不必去勉強區劃。

方言分區另外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可以看出一些急劇歷史變化的發端在什麼時代、什麼地區。分區並非僅指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區，理想中，我們也應該爲歷史上的每個階段作方言分區。古代的方言區劃和後來的方言區劃結果應該是會有不同的，我們如果拿前後兩個時間橫斷面的方言區劃透視片重疊在一起看，區劃上發生變化的，就是這個時期中，方言內部發生變化或鄰區之間方言接觸頻繁、變化劇烈的地區。這種變化可能會經由方言接觸擴及別的地區，可能只在原來的地區繼續發展，這可以從往後各個時代的方言分區圖上讀出。不管怎麼說，它都已經推動歷史的腳步往前演進一大步了，而這些地方也正是分期上可以注意的關鍵。

分區的根據也是各種語言現象。不同的語言現象指出的分區意見可能不同，這時仍然要參考各種語言現象的比重，審慎決定一些較重要的條件作爲分區的依據。對各種不同的等語線的取捨、詮釋，直接影響到分區的

結果，也可以看出區劃者對語言的認識。

粗略來看，似乎分期要用歷史語言的線索，分區要用平面語言的線索。其實不完全如此。分期雖然是個歷史性的工作，主要以歷史上語言的各種變化為依據，但是因為歷史的語言現象可能會反映在現代方言上，所以觀察今日方言的語言現象，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歷史語言的面貌。歷史語言學所作擬測古語的工作，便需要有豐富的漢語方言材料作憑藉。再以分區來看，丁邦新先生（丁1982）主張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分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分次方言，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丁1982：258）。就方言間所有的語言差異來說，差異就是差異，我們無法就平面所看到的差異，判斷那些差異根深蒂固，那些差異剛剛產生。必須要作歷史比較後，才會發現有些差異雖然微小，卻有它歷史上的來源；有些差異雖頗不同，卻才發端。歷史的影響對一個語言社羣來說既深且鉅，這些方言點在一段長時間之內共同擁有這些語言特性，而與其他方言相異；這相異兩區的語言區別由來既久，我們理當在方言分區時，表現出二區根本上的大差異。此外，就某一個時間橫斷面來說，如果一些語言現象的差異剛剛出現，還沒有成為歷史的因素，據此而分的方言區雖分而其實它們有更多的共同性、更親密的關係，所以終究隸屬在一個大方言區內。任何一個時間橫斷面的方言分區，都必須兼顧以它而論的歷史和平面的語言因素，以求在方言分區上表現出方言間親疏遠近的關係。

對於漢語史的研究來說，所根據的語言現象應該包括音韻、詞彙、句法的各種線索。以目前來看，音韻的成績最為可觀。這是因為音韻的系統性比較容易被學者掌握，因此音韻的研究也就容易發展為一有效的系統性學問。古代中國學者為解經、押韻，已經作了很多音韻方面的工夫。現代音韻學者一方面利用語言學的知識，一方面站在傳統音韻學的基礎上，可以得到相當好的成績。詞彙的研究則不容易成為有效可信的系統性學問，

主要因為漢語比較缺乏構詞的變化，許多詞彙幾乎是孤立的，看不出詞項之間結構上的關連，因此作詞源、語族研究的時候，備受限制。另一方面，詞彙容易移借，尤其「書同文」的關係，書面語言的傳播影響又快又遠，從文獻上很難斷定詞彙的區域性和時代性。而且，即使文獻上有關於方言詞彙的記載，如揚雄《方言》，卻往往難以分辨究竟是不同的詞彙，或是同一詞彙而讀音不同。句法研究的困難，除了句型和句型之間孤立無法成系統觀察外，主要因為文獻上多半是書面語言的記載，句法的時代性、區域性不容易確定。少數俗文學作品，以及帶有豐富口語材料的文獻，例如敦煌變文集、世說新語、各種禪宗語錄、朱子語類等，成為極難得的資料來源。可惜這些資料只反映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對整個句法史的研究來說，是不夠的。

以目前漢語音韻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們大致可以知道歷史上不同階段的一些重要特點。憑藉這些特點，我們可以判斷某一個現代方言的某一些音韻現象反映了歷史上某一階段的音韻現象。我們同樣也可以期望，從詞彙、句法發展的歷史中找出一些衡量的尺度，以便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各種方言的語法現象。理想中，將這三方面的尺度配合起來，互補長短，彼此支援，可以作一個比較完整的漢語史研究。

事實上，不論平面研究、歷史研究，音韻、詞彙、句法三方面都應該綜合觀察。比方說，我們在替國語作平面描述時，連讀變調的問題就需要用到語法中的複合詞構詞法的知識。「李總統」和「總統府」兩個複合詞，分別來看，各用到三個上聲調，可是連讀以後，讀法卻不相同，「李總統」讀「ㄣˊ ㄣˊ ㄣˊ」，「總統府」讀「ㄣˊ ㄣˊ ㄣˊ」。這主要是因為國語有兩條變調規律：(A) 兩個上聲相連結合成緊密的結構時，第一個上聲讀為陽平，如「老李」讀為 ㄣˊ ㄣˊ。(B) 上聲字後面接其他聲調，結合成緊密的結構時，上聲字讀為半上，如「好人」、「老天」、「有趣」讀為「ㄣˊ ㄣˊ」、

「ㄌㄢˊ」、「ㄌㄢˋ」。(A)(B)兩條變調規律施行到「李總統」「總統府」時，卻因為這兩個複合詞在構詞的結構上不同，因而產生不同的結果。「總統」是個基本的複合詞，它應用(A)讀成 ㄌㄢˊ。當「總統」ㄌㄢˊ和「府」ㄉㄣˊ結合後，就是 ㄌㄢˊ+ㄉㄣˊ，恰合(A)的條件，要再用一次(A)，讀成 ㄌㄢˊㄉㄣˊ。當「總統」前加「李」，則是 ㄌㄢˊ+ㄌㄢˊ，恰合(B)的條件，要用(B)讀成 ㄌㄢˋㄉㄣˊ。再比方說，我們在判斷某個語法成分是否即反映文獻上某形式時，不但要考慮該形式在句子中語法功能是否相似，也要考慮它們在語法功能上有無發展的軌跡可循；除了要研究句法結構外，也要能妥善解釋它們在音韻上的關係。以這樣的認識作基礎，不論作分期、作分區、作平面、作歷史、作音韻、作語法，都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本文主要配合方言語法、歷史語法、漢語音韻史等各方面的成績，以綜合的觀點來看閩南語的「了」及完成貌。閩南語的「了」除了作實詞外，還有虛詞的用法。閩南語另有完成貌句尾助詞，和國語的虛詞「了」頗不相同。歷史上動詞「了」和完成貌虛詞「了」有其傳承發展的脈絡，古漢語助詞「矣」「也」，也參與了這項語法變化。以它們所曾發生的歷史軌跡來看閩南語，可以增加我們對漢語史的了解。

結合方言語法與歷史語法，也就是從方言語法中印證歷史語法，從歷史語法中觀察方言語法，這個工作應該特別注意，不能因為方言中某一語言形式正好與歷史上某一語言形式語法功能相似、音韻相當，便以為這個方言語式保留了這個歷史語法的現象，最好能在歷史上找到一些點，把發展的軌跡勾勒出來。

從方言語法的知識中我們獲知，不同方言的語法現象會有出入，因此研究歷史語法一個重要的觀念是，必須認識到各時代都有方言的存在。從某個時代的一份材料裏找到一種語法現象，理論上只能證明當時那個方言使用這種語言。不過因書寫傳統及政治、文化因素，幾乎每個時代、每個

地方在語用上都有文白的差異，筆之於書的常常是一種「通語」——官方的語言。因此書面語言倒不會像方言的數目那麼多，不過每一個時代倒也不一定只有一種官方語言，我們同時要注意的是不同區域有無不同的通語。南北朝之時，很明顯的，南北各有各的政治文化中心，日後雖然南北統一，但是疆域遼闊、南北乖離，語音頗有差異，很容易因襲固有的規模，繼續發展南北兩套各具特色的語言文化。因此我們可以猜想，也許一個明代的南方人寫書會用南方的官話，北方人寫書用北方的官話。南北官話可能還是大同，但是我們不能不了解到它們可能有小異。這個小異即使只在語音或詞彙的不同上，無關乎句法結構的問題，但是在觀念上我們卻要注意歷史語法材料不應該被簡單化。

研究歷史語法另一個重要的觀念是，必須把活潑的語言和僵化的書面語言分開。由於漢字的固定形式，書籍記載的保留傳承，後人可以襲用古人的語言形式，但是它們只是一些固定的說法，本身不能從這些僵化的形式中，繼續發展出新的語言形式。例如今人習作古文，即便想另出新意不落俗套，也只能在一些固定的句法上稍作變化，基本上骨架是固定的。我們幾乎無法使一個已經僵化了的語言形式，在僵化之後又重新往前變化，發展出新的語言形式。

語言的發展是綿延不斷的。當某種語言形式在口語中廣泛使用時，它具有發展轉化的潛能。它會因日日使用、人人使用的關係，經過不斷的試驗、錘鍊，因人羣、隨時間的要求，發展表達的能力、更新表達的面貌。這個語言形式經過一段長時間後，就能看出發展轉化後的新貌。這個新貌也還可能因地區的不同，而有方言間的差異。如果某個語言形式到了某一時期，因某種因素而停止生長，不再繼續發展，這個語言形式就僵化了。比方有其他語言形式發展到此一時期，正巧和這一個語言形式表達同樣的語意，在語句中也有相類似的語法功能，兩者互競的結果，可能其中一

種語言形式會慢慢被捨棄，另一種仍具有語言生命，繼續成長，發展出新的面貌。互競落敗的一方如果不幸未曾出現在書面上，那麼它就此煙消雲散，後人不會知道曾經有這麼個語言形式存在過；它如果有幸出現在書面上，並且得以保存下來，那麼它就是一個只出現在書面上的僵化的語言。這個書面語言雖然沒有繼續不斷的成長發展，但是它被當作古典，偶而會被襲用。襲用頻率低的，當然沒有機會繼續發展成新的語言形式。襲用頻率高的，也許因為它被當作古典，在襲用者的心理上願意保存它的古典特性，因此沒有機會發展成新的形式；也許因為襲用既久，在語意和語法上發生變化，而輾轉生出新的生命。從「每下愈況」到「每況愈下」，許多成語的新解就是這樣產生的，不過它們的發展變化頗受限制。

研究歷史語法 要能分辨出各 時代的那些句式 是真正當時口語中的 語言，那些句式是由於讀書習得，沿用前人的成說，本身已經僵化。研究歷史語法的學者最注重的是口語材料，而在口語材料中，我們也要會分辨當中有無成語。分辨僵化的語言和真正的口語，一個辦法是看某一個句式是否用法固定，只能使用某些詞彙，表現某些固定的思想，以及這個句式是否再沒有往下演變形成新的句式。若是如此，那麼大概就是一個僵化的書面語言了。本文觀察歷史上「了」字的各種用法，有些用法已經在某個時代慢慢僵化，有些用法發展成今日許多方言完成貌的虛詞。閩南語一直到今天還很活潑的使用著「了」字「終了、完結」義的補語用法，而國語的這種用法已經僵化了（參看本文頁 279）。

2、「了」的歷史

關於現代漢語完成貌「了」字的源流，曾經多次被提出來討論，例如王力的《漢語史稿》、太田辰夫的《中國語歷史文法》、張洪年的〈變文中的完成貌虛詞〉、趙金銘的〈敦煌變文中所見的「了」和「著」〉、梅

祖麟的〈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潘維桂、楊天戈合作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了」字用法〉、〈宋元時期「了」字的用法、兼談「了」字的虛化過程〉、劉勛寧〈現代漢語句尾「了」的來源〉、張泰源《「了」字完成式的語意演變研究》、遠藤光曉〈了音の變遷〉、曹廣順〈語氣詞「了」源流淺說〉等。諸家所論雖略有不同，大體上都認為完成貌「了」原本是一個主要動詞，作「終了」、「完結」之義解；後來逐漸成為動詞的結果補語，再進一步就成了表完成貌的虛詞。本章參考這些著作，加上個人的意見，介紹「了」字在歷史上的幾個階段性變化。

「了」字作為動詞，最早出現在西漢王褒的作品中：

(1) 意能了之者誰？（西漢王褒甘泉宮頌）

(2) 晨起早掃，食了洗滌。（西漢王褒僮約）

例(1)「了」字是「了解」的意思。例(2)「了」字是「結束」的意思。例(2)「了」字接在「食」字後面，看起來有作為結果補語、甚至於完成貌詞尾的嫌疑。王力和張泰源都認為例(2)的「了」字在句中作主要動詞。由於整個「了」字歷史演變的趨勢似乎還不到以「了」作補語或虛詞的程度，我們暫時同意例(2)的「食」字是名詞性的用法，也就是說「食事結束，便當洗滌」。

除了上述二例，我們還發現，王褒《僮約》中提到僮名「名便了」。這個名字中的「了」意思應該是「了解」，取其伶俐善體人意之意。「了」字被用來作僮僕的名字，它在當時應該不會是個生澀的字眼。

西漢時期用「了」表達「了解」、「結束」的例子，目前所見，僅此三件。材料既少，又集中在王褒的作品中，頗令人懷疑它只是方言的詞彙；而王褒此文見於唐初歐陽詢所編《藝文類聚》中，又不免令人懷疑它的真偽。梅祖麟(1981a)在討論作動詞「結束」解的「了」字是否如王力(1958)所說，早自西漢王褒《僮約》中便已出現時，便懷疑《僮

約》的年代真偽可疑。並且認為：

「設若『終了、了結』義的『了』字漢代已經出現，從王褒（卒於公元五十年以前）到劉義慶（403～444）的四百年之間，可引的實例只有三個^①，不免令人費解。」（梅 1981a：67）

張泰源針對梅先生的疑惑，舉出後漢、吳和西晉時的佛經譯經中「了」字用例，證明西漢以後那四百年並非空白（張泰源 1986：25）。

我們還可以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細察王褒二文用韻，不是唐人規矩，反而接近上古押韻的習慣。它們的韻腳字例如：

（3）縱、弄、貢、頌（甘泉宮頌）

用、送、送、用……切韻韻目

東、東、東、東……上古韻部

（4）枷、杷、盧、車、叟、頭、芻、繾、醪、麤、烏、魚、鳧、

麻、麻、模、魚、模、侯、虞、模、模、模、模、魚、虞、

歌、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

龜、餘、豬、芋、駒、廡、牛、芻（僅約）

尤、魚、魚、虞、虞、虞、尤、虞……切韻韻目

幽、魚、魚、魚、魚、魚、幽、魚……上古韻部

很顯然的，它們的押韻無法用切韻系統解釋，但是符合兩漢的押韻規律（參看羅常培、周祖謨1958：14, 150, 179）。

就「了」字的初義來看，《說文解字》解釋它的字形是「从子无臂」、「了尠也」。有繚繞的意思，而沒有記錄到「了解」、「終了」等意思。其它字書方面，揚雄《方言》有：

① 梅先生論文只討論作「終了、了結」之意的「了」，不考慮作「了解」義的部分。所以此處所轉引「可引的實例只有三個」，從梅先生的上下文意來看，指的是可信為南北朝材料的《世說新語》例子（見本文二章例（59）—（61））。

(5) 「逞苦了快也。自山而東或曰逞，楚曰苦，秦曰了。」（方言卷二）

(6) 「逞曉校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東齊海岱之間曰校，自關而西曰快。」（方言卷三）

戴震《方言疏證》以爲：「前卷二內逞苦了快也，曉與了義蓋相因」。則(5)(6)所記爲「曉了」、「了解」一義在各方言不同的說法。曹魏張揖所輯的《廣雅》則有「了、訖也」的記載。這說明在曹魏以前已有這兩種意義的用法。可能是「了解」、「終了」這兩個意義的聲音都和「了」相近，因此都假借了「了」的字形，它們三者之間語意上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就我們所見，西漢時期「了」字出現四次，三次在四川人王褒文中，一次是字書所記秦地方言。秦蜀並在關西地區（丁1975：265，嚴1975：42），這是否表示「了」在當時只是個通行於關西地區的方言詞彙？東漢時，譯經中開始大量用「了」字表達「了解」的意思，也有表達「完成、終了」的動詞用法和表達「全然」的副詞用法。

《大正新脩大藏經》後漢譯經部分，有絕大多數的「了」作爲動詞，表達「了解」之意。例如：

(7) 一聞不解，再說乃了。（後漢曇果共康孟祥譯中本起經）

(8) 善男子亦不知亦不了。（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也有表達「了結、完成、結束」之意的動詞用法：

(9) 吾種此栽，於今始畢。告諸比丘，各護心口，慎無放恣，善惡隨人，久而不捨，宜修明行，可從得道。吾所償對，於此了矣。諸比丘，聞經歡喜，受戴奉行。（後漢曇果共康孟祥譯中本起經）

前者出現的比例偏高，這除了和佛經講說智慧、談論悟性有關外，也

和語言本身的流行程度有關。後漢譯經中，表達「完成、終了」之意，多半用「已」，其餘「畢、竟、訖」也常用，「了」的用例最少。例如：

已：(10) 佛飯去已，迦葉念曰，大道人雖神，故不如我道真。明日食時復行請佛，……佛飯去後，迦葉而念……，佛飯已去，……佛飯去後，……食已，欲澡漱口無水。（後漢曇果共康孟祥譯中本起經）

(11) 跋陀和菩薩飯已，與宗親俱，出羅閱祇國到佛所……（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

(12) 語衆賈人曰，……語訖化去。復有魔天女，……於空中告曰，……說已化去。（後漢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

(13) 天於是以偈頌曰，……於是天說偈已，佛默然可之。諸天見佛默然知爲可意，即稽首佛足，遶三匝已，忽然化去。（後漢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

(14) 共至佛所，……王禮佛已，手捉佛足……（後漢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

(15) 道藏爲浴池，正水滿其淵，浴已三毒盡，三達快無雙。（後漢曇果共康孟祥譯中本起經）

(16) 佛說經已，諸弟子諸菩薩……（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訖：(17) 顧命梵志，汝便斟酌，飯訖行澡，……（後漢曇果共康孟祥譯中本起經）

(18) 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說訖乃止。（後漢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

竟、畢：(19) 佛坐飯竟，行澡水畢，爲說經法。五百長者子，阿凡和利，及五百女人，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與比丘僧，還詣奈氏園……（後漢曇果共康孟祥譯中本起經）

- (20) 佛後入指地池澡浴畢。(後漢曇果共康孟祥譯中本起經)
- (21) 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作禮遶竟以去。(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 (22) 佛說經竟，……皆大歡喜……(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般舟三昧經)

「已、畢、竟、訖」可以出現在類似的語境中，可能它們並無語意或語法上的差異，出現次數多寡大概和流行程度及作者習慣有關。後漢譯經中，能確定作動詞「結束」之意的「了」大概只有上引例(9)②。

表達「了解」之意的「了」可以和同義動詞結合成並列複合詞，如：

- (23) 以解了如來深法。(後漢安世高譯阿那邪邱化七子經)
- (24) 了知從法中以脫去。(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 (25) 不曉了是法故。(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 (26) 不醉後明了，德慧所遵敬。(後漢安世高譯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 (27) 若此之事，則以智慧一一開了，觀其所起，察其所滅……
(後漢支曜譯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
- (28) 天眼已了朗，道眼已備通。(後漢安世高譯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② 有一段後漢經文：「若薩自知，已棄惡本，無婬努癡，生死五陰諸種悉斷，無餘災變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道」(後漢竺大力共康孟祥譯修行本起經)，張泰源以為「智慧已了」和「所作已成」二句中的「了」、「成」互文見意，「了」就是「成」的意思，乃「終了、了結」之例(張泰源 1986：27)。本文則以為「智慧已了」之「了」無論是否與「所作已成」之「成」互文見義，「了」解為「明白」都比解為「終了」要更好。惟其智慧已通透明白，才能夠「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道」；若如張泰源所說，智慧已終了，便不好下接「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道」。事實上，後漢經文中正有「以智慧曉了道事」(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一切曉了諸慧」(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的說法。

(29) 所作功德悉自了見。(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還可以重疊「了」本身而成爲：

(30) 爾時所視悉亦了了。(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阿闍世王經)

(31) 三者不解經，以不解經便不了了，以不了了意便疑。(後漢支曜譯小道地經)

不含「了」的同義並列複合詞也有，例如：

(32) 所作功德悉自見知。(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33) 不能解知。(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34) 自不曉知深般若波羅蜜。(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這些複合詞主要還是動詞的性質。有時「了了」放在名詞之前，作名詞的修飾語，這時我們習慣稱之爲形容詞。例如：

(35) 但見餘佛國，但見了了佛尊法無有與等者。(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已、畢、竟、訖」也可以並列複合詞的結構出現，例如：

(36) 作禮遶已，畢竟，各各自去。(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37) 跋陀和菩薩見佛諸弟子悉飯已，前行澡水畢竟，持一小机，於佛前坐聽經。(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

(38) 作禮已竟，從佛所去。(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

(39) 無所著尚有妙無爲，爲捨畢已，世間命根盡……(後漢安世高譯陰持入經)

「了」字在後漢階段不曾見到出現在這一類複合詞中，大概到了西晉才有「畢了」這樣的複合詞出現，如

(40) 度世之法不以俗養而可畢了。(西晉竺法護譯持心梵天所問經)

(41) 非以世俗希僥供法而可畢了。(西晉竺法護譯持心梵天所問

經)

(42) 名號國土已經畢了。(西晉竺法護譯度世品經)

(43) 所作餘罪殃，最後當畢了。(西晉竺法護譯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後漢時的「了」還可以有副詞的用法，表達「全然」的意思：

(44) 其所不欲聞者，了獨不聞也。(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45) 但聞其音，了無所有。(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46) 諸法邊幅，了不可得，無有盡處。(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這種用法可能衍生自「了結、完成」的動詞「了」。在西漢時代只看到動詞用法，尚未見到有副詞的用法。

後漢譯經中有一條材料，「了」似乎像是個補語：

(47) 從因緣生受了。(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

事實上，在這個時期，所謂的完成動詞「已、畢、竟、訖」，常常放在主要動詞後面說明動作的結果(參看例(10)~(22))。「了」在這個階段作主要動詞的結果補語，應該也是可能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了」的用法大體和後漢時一樣，除了作為「了解」意的動詞、形容詞「了了」、副詞「了無」、「了不」等之外，還作為「結束、完成、終了」的動詞，當時「畢、竟、訖、已」也同時並用：

(48) 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晉郭璞爾雅序)〔了解、動詞〕

(49) 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晉干寶搜神記)〔了解、動詞〕

(50) 年少聰了，賈販市買，入海治生，無事不知。(晉法炬共法

立譯法句譬喻經)

- (51) 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晉干寶搜神記)〔聰慧明白、形容詞〕
- (52) 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劉宋劉義慶幽明錄)〔全然、副詞〕
- (53) 甲本土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劉宋劉義慶幽明錄)
- (54) 父母小大供養畢訖，行香澡水，如法皆了，佛爲說經。(吳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完成、動詞〕
- (55) 我財物了盡。(吳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完了、動詞〕^③
- (56) 卜適了，伏者以戟刺，深尺餘。(晉干寶搜神記)〔結束、動詞〕
- (57) 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晉干寶搜神記)〔完結、動詞、作補語〕^④
- (58) 益部耆舊傳令(一作今)送，想催驅寫取了，慎不可過淹留。(晉王獻之雜帖)〔完成、動詞、作補語〕
- (59) 吾久欲注，尚未了。(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完成、動詞〕
- (60) 便足了一生。(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終了、動詞〕
- (61) 可將當軸，了其此處。(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終了、動詞〕
- (62) 又方：淨洗了，搗杏人和豬脂塗。(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

③ 「了盡」的「了」可以是副詞「全然」的意思，修飾動詞「盡」；「了」也可以是動詞「完了」的意思，「盡」作它的補語；「了盡」也許還可以解作同義複合詞，在(55)例作爲述語，(57)例作爲補語。因爲這一時期中不乏以「了」作動詞的情形，但是以「了」作副詞的例，都在後面用否定的語氣，如「了無」、「了不」。衡量這些用例，本文以爲「了盡」的「了」是動詞的可能性比較大。在(55)例作述語，在(57)例作補語。

六)〔完了、動詞、作補語〕

除此之外，還出現有「了然」的用語：

(63) 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

(晉干寶搜神記)

「了然」在此意為「全然」，是由完成動詞「了」衍生出的副詞用法。(54)~(62)諸例中，除(57)(58)(62)外，「了」都在句中作主要動詞。(57)的「了盡」在句中作主要動詞「燒蒸」的補語。(58)的「了」作「寫取」的補語。(62)的「了」作「淨洗」的補語。

另外還偶而看到極少的材料，「了」像是已經虛化。如：

(64) 父已死了。(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

因為「死」無法用「完畢」的語意來補充說明，所以「死」後面的「了」可能只有「完成」、「實現」這一類的語法概念。

一般說來，在這個時期，「完成、了結」意的動詞「了」絕大多數在句中作主要動詞，只有少數的例子作為主要動詞的補語。這種作補語的用法到了唐五代發展成主要的用法，並且到宋元以後發展為完成貌的虛詞。

「了」字為何從主要動詞的角色變為補語，又從補語虛化為詞尾，梅祖麟先生有很好的解釋。他認為前者是因動詞「了」受到「畢、竟、訖、已」諸完成動詞作補語的影響，也加入作補語的行列。這個說法是對的，不過梅先生沒注意到後漢譯經的材料，所以只把「動賓完」結構推到南北朝。現在知道完成動詞作補語的時代，至少可以推到後漢（參考例(10)~(22)）。我們甚至還可以在西漢史記材料中看到完成動詞作補語的例子，數量雖不很多，但確實有此用法，例如：

(65) 丞相奏事畢。(史記卷九十六，張丞相列傳)

(66) 淳于髡說畢。(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67) 讀其書未畢。(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

(68) 讀之訖。(史記卷一百六，吳王濞列傳)

因此對於張洪年(1977)所說的「了、已、訖」用在句末表完成貌是受了梵文的影響這個意見，如果參考史記的材料，可以發現在佛經傳入之前，漢語就有「動賓完」用法，不一定要等外來梵文影響。其次梅先生認為「動賓了」結構會變成「動了賓」，是受唐以後「動賓(不)得」、「動賓補」結構變成「動(不)得賓」、「動補賓」造成的。當時這類結構中的「(不)得」和結果補語，其語法性質和「了」是相同的，所以當「了」受它們影響也前移到賓語前面，就是「動了賓」形成的時候。對於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演變階段，梅先生最後所作的結論是：

「完成貌詞尾從南北朝（按：時代應可上推至漢）到現在的歷史可以分成兩段：前一段結構不變、詞彙發生變化；後一段詞彙不變、詞序發生變化。」（梅 1981a：65）

此所言「完成貌詞尾」就現代言，固指「了」字；就歷史上發展的軌跡看，實包括漢代的「已、畢、竟、訖、了」諸完成動詞。這些完成動詞後來都有補語的用法，其中以「了」字的發展最晚，也是當中唯一發展成完成貌詞尾的動詞。

南北朝以後，「了解」意的動詞「了」並沒有發展出新的用法及新的語法功能。甚至於原本很活潑的同義並列複合詞的造詞能力也慢慢萎縮，到今天只剩下「了解」一詞還普遍使用。副詞、形容詞的「了無」、「了不」、「了然」、「了了」等用法，形式上也一直都沒有變化，僵化為固定的熟語。以下專門討論「完成、終了」意動詞「了」的變化，它在南北朝以後，有很明顯的語法功能上的發展，大量作為主要動詞的補語。

唐五代北方口語文學代表《敦煌變文》的材料中，有一些「了」仍然作為句子的主要動詞：

(69) 事了早還，莫令憂慮。(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

(70) 繞生餓鬼道，受罪何時了。（敦煌變文、地獄變文）

(71) 一常（償）百了，事且無疑。（敦煌變文、廬山遠公話）

這種用法一直到宋元時期的北方口語文學還保留著：

(72) 西京一事，候大事了，可以商量也。（北宋末、三朝北盟會編、燕雲奉使錄）

(73) 揀一個吉日，了這件事。（元曲西廂記）

到了今天的國語，也還說：

(74) 了一樁心事。

(75) 先把這件事了了再說。

不過越往後，主要動詞「了」越只是在這一類有限的語境裏出現。他如「不得了」、「了不得」，也都只是一些固定的熟語。動詞「了」不再有活潑的用法了。

《敦煌變文》中常見「了」直接出現在主要動詞後面，看來像是作主要動詞的補語，表示動作的完成，例如：

(76) 子胥祭了，發聲大哭。（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

(77) 癸巳年三月八日張戛道書了。（敦煌變文、韓朋賦）

(78) 大難過了，更有小難，如何過得？（敦煌變文、漢將王陵變）

(79) 軍官食了，便即渡江。（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

不過這種「動詞+了」的結構，並不保證「了」一定是補語，從結構上看，它也可能是動詞詞尾，甚至是句末語助詞。

敦煌變文材料中，「了」前面經常伴隨有修飾的副詞或否定詞，使得動詞和「了」結合不緊密，保證了這些「了」一定是實詞。例如：

(80) 思惟既了，忽於衆中化出大樹。（敦煌變文、降魔變文）

(81) 舖置纔了，暫住坻塘。（敦煌變文、燕子賦）

(82) 說詞已了，舜即尋覓阿孃墓。（敦煌變文、舜子變）

(83) 直至黃昏，收兵不了。（敦煌變文、李陵變文）

(84) 嘆之未了。（敦煌變文、李陵變文）

(85) 語由（猶）未了。（敦煌變文、李陵變文）

此外，只要句中有賓語，「了」絕大多數都出現在賓語後面，例如：

(86) 殺子胥了，越從吳貸粟四百萬石。（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

(87) 作此語了，遂卽南行。（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

(88) 子胥解夢了，見吳王嗔之，遂從殿上褰衣而下。（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

有些更在賓語後面帶上副詞，例如：

(89) 皇帝造戰書已了。（敦煌變文、漢將王陵變）

(90) 子胥辭王已了，便卽徵發天兵。（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

這些結構都可以保證「了」不會是動詞的詞尾。不過若是「動賓了」結構出現在句終，「了」卻有作句末助詞的可能。例如：

(91) 一個個交出離苦源，人人盡登常樂了。（敦煌變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比較特別的是在「動了」之後有一個又像主語又像賓語的名詞片語，如：

(92) 說了夫人及大王，兩情相顧又迴惶。（敦煌變文、歡喜國王緣）

也偶有把副詞放在動詞前面的情形：

(93) 今債已常（償）了，勿致疑。（敦煌變文、廬山遠公話）

這樣的「了」和（76）～（79）諸例的「了」一樣，都不易判定究竟是作補語的實詞，或是作詞尾的虛詞。

一個可能的觀察點是動詞的性質。如果「了」是補語，有「終了、完結」的具體詞彙意義，那麼它所補充說明的主要動詞，必須是個有始有

終的動作。如果「了」前面的動詞不符合這個條件，古人大概也就不會用「完了」這樣的概念來作它的結果補語。換句話說，這時的「了」便可能是虛詞了。敦煌變文有少數這樣的例：

(94) 一人死了，何時再生？（嶺山遠公話）

(95) 王陵只是不知，或若王陵知了，星夜倍程入楚，救其慈母。

（漢將王陵變）④

(96) 學問完了，辭先生出山。（秋胡變文）⑤

(97) 既得這身成長了，大須孝順阿耶娘。（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98) 長大了，擇時娉與人。（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例(92)(93)的動詞「說」、「償」是有始有終的動作，所以它們後面的「了」可以是個實詞結果補語。不過這並不保證它就不會是虛詞，虛詞「了」幾乎是可以加在任何動詞後面的。

綜上所述，唐五代北方口語文學，常見完成動詞「了」出現在主要動詞後面說明動作的結果。其中有副詞、否定詞放在「了」前面的，可以保證「了」是實詞補語；有賓語放在「了」前面，又不出現句終，語氣未完的，可以保證「了」不是動詞詞尾，也不是句末助詞。缺乏保障的「動了（賓）」結構，我們只好憑藉動詞的性質來判斷：若動詞動作沒有起點和終點，則「了」恐怕是虛詞；若動詞動作有始有終，則「了」可能是補語，不過卻還是不能排除它作為虛詞的可能性。所以正如趙金銘（1979）所說，「了」一旦失去這種結構上的保證，它就已經向虛詞化跨出了第一步。這一些不帶副詞、否定詞的補語「了」，以及放在賓語前面的「了」，可以說便是繼（94）～（98）諸例之後，成為虛詞化的發端。

比敦煌變文稍晚的南方口語文學代表《祖堂集》，「了」字除了偶有

④「知了」也可能是同義並列複合詞，如上文（23）至（29）之例。

⑤「完了」也可能是表「結束」的同義並列複合詞。

作「了解」意（如「了悟」、「了知」、「了達」、「覺了」等）或「終了」意（如「昏昏不覺一生了」）之外，也偶見「了然」、「了了」、「了不可得」等詞。最常見的用法是「了」出現在主要動詞後面說明動作的結果。這一些例子多數是實詞補語的用法，除了動詞的性質符合要求外，因為「了」放在賓語之後，不直接依附在動詞後面，保證它不會是動詞的詞尾，而又不在句終的位置，語氣未完，不是句末助詞。例如：

(99) 有一僧喫粥了便辭師。（祖堂集卷十九觀和尚）

(100) 過江了向行者云你好去。（祖堂集卷二弘忍和尚）

(101) 師又纔開門了便東覷西覷。（祖堂集卷六投子和尚）

(102) 師云近那喫鉢了去也。（祖堂集卷十九觀和尚）

(103) 者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祖堂集卷七巖頭和尚）

(104) 隱峯接鐵子了，怕不敢下手。（祖堂集卷四石頭和尚）

在這類「動賓了」結構之外，據梅先生（1981a）所考，《祖堂集》有二例是「動了賓」的結構（如「早傳了不傳之路」），這種結構到了宋元時期發展成極常見的句法構造。

和敦煌變文比較起來，《祖堂集》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副詞加在動詞之前，如例（100）及以下二例：

(105) 師云已相見了不要上來。（祖堂集卷七巖頭和尚）

(106) 其僧纔畢了，夾山云，大眾還會摩？（祖堂集卷七巖頭和尚）

《祖堂集》「了」和動詞之間，似乎不曾見到使用副詞或否定詞，如敦煌變文例(80)~(85)所示者，而這種結構常見於敦煌變文材料中，是「了」不虛化的最好保證。從《祖堂集》「副動了」的結構看來，《祖堂集》的「了」似乎比敦煌變文更有虛詞化的潛力。

《祖堂集》另外還常見「動了」的結構，例如：

(107) 食了輕建。（祖堂集卷二、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 (108) 安排了便發去。(祖堂集卷三、一宿覺和尚)
- (109) 雲岳禮拜了便出去。(祖堂集卷十六南泉和尚)
- (110) 只見四山青了又黃青了又黃。(祖堂集卷十五大梅和尚)
- (111) 有腳不曾行，有眼不曾見，行得個四五十里困了，忽然見一池水，某甲擬欲入池……(祖堂集卷十六黃蘗和尚)
- (112) 侍郎以泥挑挑泥送與師，師便接了云……。 (祖堂集卷十五歸宗和尚)

這些句子中，如果動詞的動作是有起點、有終點的，它後面的「了」可以是個補語，不過卻也不能保證它不會是虛詞，如(107)、(108)、(109)的情形便是。(110)、(111)的動詞「青」、「困」是狀態動詞，而不是有始有終的動作動詞，都不適合接用一個完成補語。(112)的動詞「接」前面還有副詞「便」，整個動作的時間很短暫，無所謂「開始」或「結束」，也不適合接用完成補語。(107)～(109)三例不能保證「了」一定是實詞補語，(110)～(112)三例的「了」又不會是完成補語，看來《祖堂集》已經有少數材料可能顯示「了」已經虛化了。

另外，《祖堂集》還常見「了也」連用置於句終，表達「完成」的語氣，結束一段或長或短的談話，其語法功能相當於今天國語的「了₂」。

例如：

- (113) 僧曰問則問了也。(卷四天皇和尚)
- (114) 道吾曰早說了也。(卷四藥山和尚)
- (115) 對曰送了也。(卷四藥山和尚)
- (116) 師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卷六洞山和尚)
- (117) 師對云到了也。(卷十玄沙和尚)
- (118) 你已是受戒了也。(卷四石頭和尚)
- (119) 對曰喫鉢了也。(卷四丹霞和尚)

(120) 便識得汝了也。(卷十六黃蘗和尚)

(121) 對曰將示和尚了也。(卷五大顛和尚)

(118)~(121) 是「動賓了也」的結構，這種「了」就前接賓語來說，應該不是動詞詞尾，但有可能是完成補語，只要動詞的性質適合接補語「了」。但後面接了語助詞「也」之後，情況是否有所不同？(113)~(117) 是「動了也」的結構，此時「了」如果接狀態動詞或無所謂始終的動詞，如「占了也」、「到了也」，這個「了」恐怕當然是虛詞；如果前接有始有終的動詞，如「問了也」、「說了也」，這個「了」是否仍有可能為完成補語？會不會受後面語助詞「也」影響而有變化？總而言之，不管是「動賓了也」或「動了也」，因為「了」的後面有語助詞「也」，這個「也」是保證前面的「了」仍是實詞？或是表示「了」也成為語助詞？從這裏看來，這個「了」身分很不確定，可以說是游移在實詞和虛詞之間。潘維桂和楊天戈在觀察了宋元時期相關的材料之後，似乎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為：「『了也』連用於句末的情況，是『了』字向句末語氣詞發展過渡的一個重要中間環節。」（潘、楊1984：84）

如上所述，不論北方口語文學或南方口語文學，唐五代時期，「了」雖然多半作為實詞補語，但已經可以看到虛詞化的現象了。

宋元時期，不論北方或南方，「了」多半作為虛詞，另一方面也偶而作為實詞，在句中或為述語，或為補語。北方方言「了」作主要動詞的例子，見於上引例(72)(73)；南方方言「了」作主要動詞可以南宋江西人朱熹在福建講學所集結的《朱子語類》為例：

(122) 不可以為知得些子便了。(南宋朱子語類卷八)

當時南北方言拿「了」作補語的例子如：

(123) 候收燕京了，卻來商量。(北宋三朝北盟會編燕雲奉使錄)

(124) 有燒不了的紙錢，與寶娥燒一陌兒。(元曲、寶娥冤)

(125) 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南宋朱子語類卷八）

(126) 印第一個了，印第二第三個。（南宋朱子語類卷八）

此外「了」絕大多數都作為虛詞使用。

潘維桂、楊天戈（1984）研究宋元時期的材料，從詞義變化和句法變化兩方面，證明當時主要動詞後面的「了」字已經由實詞演變到虛詞。就詞義變化來說，唐五代時期「了」作補語時，前面所接動詞的動作絕大多數都是有始有終的，因此後接的「了」可以作它們的結果補語。到了宋元時期，許多同「了」結合的動詞，或者表生死成長變化（「死了夫婿」、「添了小姐」）、或者表心理活動（「休忘了俺兩口兒」、「氣了一場」）、或者表存在和消失（「失散了女兒」、「有了幾分酒」）、或者表持續的動作（「做了毛延壽」、「我若爲了官」、「摔了公牒」）、或者時間極為短暫，無所謂一個有始有終的過程（「停了針綉」、「與了燕京」）、或者表情態和狀況的變化（「等閒白了少年頭」、「壞了我兩個的好事」），已經不表示有始有終的具體動作，因此後面的「了」字不再能按照從前的習慣，解釋爲「完畢」，只表示某種「完成」或「實現」的語法概念。從詞義上看，這樣的「了」字已經開始虛化。就句法變化來說，唐代的敦煌變文絕大多數將副詞和否定詞放在「了」之前修飾「了」，所以保證當時的「了」還是實詞；宋元時期的副詞則加在動詞之前，不再用來修飾「了」（「我已許了趙皇燕京」）。另一方面，唐五代時，「了」加在賓語後面，成爲「動賓了」結構。「了」在這個地位，表明了是一個獨立的句子成分，而非動詞的附屬部分。在當時固然也偶見「動了賓」結構，但還很少見。到了宋元時期，這種結構發展得普遍起來（如「交足了錢方才取出來與你充飢」），「了」變成動詞的附屬部分。從句法上看，這個「了」字因此具有了作動詞詞尾的可能性，再加上它已經失去具體的詞彙意義，僅表示某種「完成」或「實現」的語法概念，說這樣的「了」字已經虛化

成詞尾是無庸置疑的。

至於句末語助詞的「了₂」，潘、楊(1984)認為是來自唐五代句末的「了也」。除上所引潘文外，潘文並且認為：

「『了』字表示事態的已然，『也』字表示一種確認的語氣。兩者相加，相當於古漢語的一個『矣』字。當發展到『也』字被省略拋棄，『了也』二字的兩重作用由一個『了』字單獨承擔的時候，句末虛詞『了』字也就正式產生了。」(潘、楊1984: 84) 對於這個看法，我們只同意「了也」是「了₂」來源的部分，至於「了也」的「也」的語法性質，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祖堂集》的口語材料中除了用句末「了也」表完成語氣(如例(113)~(121))外，還單用句末的「也」表完成貌，例如：

(127) 洞山云，太遲也。(卷五雲岳和尚)

(128) 藥山笑曰，汝來也。(卷五道吾和尚)

(129) 仰山今時早已淡泊也。(卷十八仰山和尚)

事實上太田辰夫(1958)指出早在六朝隋唐初時，便有以「也」作完成助詞的例子：⑥

(130) 石賢者來也，一別二十餘年。(幽明錄)

(131) 門已開也。(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132) 事事無成身老也。(白居易詩)

如(127)~(132)這種表完成的「也」，很可能是上古完成語助詞「矣」的轉寫。

⑥ 太田 1987 中譯本 358 頁說：「這種『也』恐怕是從古代漢語的『矣』或者助詞『已』變來的吧。即大概是〔i〕後面附加了〔a〕這個具有很寬泛的語氣的助詞，成了〔ia〕，在口語中使用。爲了表達它，就用了『也』這個字。」太田先生認為〔a〕是後加的，但是未能說明加〔a〕的原因。本文則認為〔ia〕本來就是「矣」字早期的音讀特點，這個早期的音讀特點與中古時期「矣」的文讀音有所不同。至於認為「也」是後人記音之字，則是太田和本文意見相同的地方。詳見本文 3.4 節。

「矣」字上古音，李方桂先生擬爲 *gwjəgx，中古爲 ji；「也」字上古爲 *riagx，中古爲 jia。主流漢語的「矣」字，上古以後元音由 *ə 趨於高前，到中古時造成其它方言文白兩種不同的讀音。方言中因文白讀音的差距，使得口語中還帶有 *ə 類元音的完成助詞無法用「矣」書寫，因「矣」的讀書音元音位置又高又前，因此改用當時已經漸漸不作判斷助詞的「也」來寫。當時一方面「也」的讀書音爲低元音，語音接近口語的完成助詞「矣」；一方面判斷句漸漸用繫詞「是」表現，判斷助詞「也」在漸失原來的功能後，遂被用來表現完成語氣。換句話說，口語材料中句末寫成「也」的完成句，在語意和語法功能上其實就相當於「矣」。「矣」只在比較文言的用法中作爲完成助詞，而文言中「也」仍然用作判斷句助詞（參看本文 3.4）。

現在的問題便是：如例 (113)~(121) 句末「了也」的「也」是判斷助詞，用表確認，如潘、楊 (1984) 所說；或是完成助詞，開展一個新的情況？《祖堂集》的對話材料中，或用「了也」、或用「也」表完成語氣，我們最好說這兩個「也」有同樣的語法功能，否則難以解釋。也就是說，當時口語的「了也」，其實就相當於「了矣」。

「了也」（即「了矣」）和句末完成助詞「也」（即「矣」），初時在語意和語法上必然有些差別。「也」只是單純的完成助詞；「了也」由補語「了」加上完成助詞形成，只接有始有終的動詞，後來「了」漸漸虛化，也能接用如狀態動詞這一類無所謂始終的動詞，這時的「了也」便成爲一個完成貌的複合助詞，終至弱化爲「了₂」。衡量《祖堂集》「了也」用例，有些呈現早期特點，「了」可以是補語；有些卻已經虛化（參看頁 235），顯然開始進入「了也」爲完成貌複合助詞的階段了。

敦煌變文有「明成長教示了也」，山東禪師臨濟語錄有「我早辨了也」（臨濟錄上堂）、「大錯了也」（臨濟錄上堂）、「師云，我與汝做得個直裰了也」（臨濟錄勘辨），而且這兩種口語材料也都用「也」作完成助詞，

如敦煌變文有「小娘子如今變也」、臨濟錄行錄有「師以手指云，這老漢，今日敗闕也」，不只是南方《祖堂集》才用句尾「了也」和「也」表完成語氣。到了宋元時期，南北口語文學，都還有用「了也」放在句末作助詞的情形，如例(133)~(135)所示：

(133) 上云：「豈非二太子先去了也」（北宋末、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城下奉使錄）

(134) 我已到襄陽府了也。（南宋、王俊首岳侯狀）

(135) 呀，聲息不好了也。（元曲西廂記）

這些例子「了也」的「了」應該已經虛化，「了也」整個是完成句的助詞。當時「了也」漸漸被「了」取代，到了南宋以後，「了」就成了很普遍的語助詞，表達一種「完成」、「實現」的語氣以展開新情況。如例(136)~(139)所示：

(136) 上云：「已錯了！」（北宋末、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城下奉使錄）

(137) 不可將十數日飯都一齊喫了。（南宋朱子語類卷十）

(138) 志在堞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朱子語類卷九）

(139) 被他綽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元話本錯斬崔寧）

從元代開始，又有結合詞尾「了」和語氣詞「了」於一個句子的用法，例如：

(140) 下了₁藥了₂。（元曲西廂記）

明清時代便承襲這兩種虛詞「了」，繼續發展使用，例如：

(141) 衣典盡寸絲不掛體，幾番拼死了₁奴身已。（明、高明琵琶記）

(142) 朱貴領了₁這言語，相辭了₁衆頭領下山來，……自奔沂州去了₂。（明、施耐庵水滸傳）

(143) 好了₂，如今野馬上了₁籠頭了₂。(清、曹雪芹紅樓夢)

(144) 你快喝了₁茶去吧，人家都想₁一天了₂。(清、曹雪芹紅樓夢)

其中「動了賓了」結構的出現，說明完成句已經全部成熟，像這樣的用法和現代的國語已經是完全相同了。

宋元以後，雜劇小說中常見或用「也」、或用「了₂」作完成助詞的現象。這兩種不同的完成助詞，前者承襲六朝以來「也」字的新用法，後者由「了也」弱化而來（詳見本文 3.4）。

「了」虛化後，在音韻上會起變化。中古時期的「了」，董同龢先生擬作^olieu，而今天國語把實詞「了」讀作 liau ↓，虛詞讀作輕聲的 •lə。例如：

(145) 不得了 [liau ↓] 了 [•lə]。(liau ↓ 作主要動詞)

(146) 我吃不了 [liau ↓] 了 [•lə]。(liau ↓ 作補語)

(147) 我吃了₁ [•lə] 飯了₂ [•lə]。(兩種虛詞都讀作 •lə)

[•lə] 正是實詞「了」弱化後，一方面韻母簡化為一個中立的央元音 ə，一方面聲調讀為輕聲的結果。

劉勛寧（1985）研究陝北清澗話，發現清澗方言完成式詞尾和完成式語氣詞語音不同，分別是 [•lə]、[•le]。據劉勛寧的意見，[•lə] 和《祖堂集》句中「動(賓)了」的「了」對應，今日讀為 [•lə] 是「了」[^olio] 的弱化形式；[•le] 和句末「動(賓)了也」的「了也」對應，今日讀為 [•le] 是「了也」併合輕讀弱化而成的形式，清澗話的「也」輕讀弱化後語音正是 [•e]。這是我們可以從現代方言的音韻現象，說明句末助詞「了」從「了也」演變而來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遠藤光曉（1986）舉出其他方言也有類似的「了₁」和「了₂」讀音不完全相同的現象：

	了 ₁	了 ₂
文水話	•lau	•lia
昌黎話	•l(i)ou	•lie

遠藤認為「了₁」「了₂」來源同是上聲的「了」，由於「了₂」在句末位置，因而丟失了音節的最後一個要素，「了₁」則一般在句中，弱化時丟失了介音。這樣的看法一方面無法解釋昌黎話「別把飯碗打•l(i)ou」、「別吃•l(i)ou」這類「了」出現在句末卻未遵從上述音變規律讀成•lie的現象。另一方面，這樣純從語音環境著眼解釋，對於「別吃•l(i)ou」、「別吃•lie」在語意上的微妙差異（前者用在「尚未吃、正要開始吃」的場合，後者用在「已經在吃」的場合）恐怕也不易交代清楚。如果我們認為在歷史上「了₁」來自句中動補結構「動(賓)了」的「了」，「了₂」來自句末完成助詞的「了也」，那麼所有今天「了₁」「了₂」韻母讀音不同的現象，都可以得到解釋。那是因為這些方言在早先「了₂」原本就是「了也」，後來弱化合併變讀為一個音節，而「了₁」只是詞尾「了」虛化後的音讀，所以語音上「了₁」和「了₂」韻母有所差異。上述語意的微妙差異也可以因句型不同而獲得解釋，因「了₂」是「了也（矣）」合音，是結束上句以開啓新情況的句末助詞，所以「別吃•lie」的「了₂」是全句「別吃」的助詞，用來協助提出「別吃」的命令，這必然是在對方已吃了的情況下才會提出。「了₁」只是動詞詞尾，它只確定動詞「吃」的成立，並不管到全句。所以「別吃•l(i)ou」只是提出別「吃」的請求或命令，對方並未開始「吃」的動作。如果圖示，可以分析為〔別〔吃•l(i)ou〕〕、〔〔別吃〕•lie〕，前者是「別吃了₁」，後者是「別吃了₂」。

主張「了₁」來自句中補語「了」，「了₂」來自句末「了也」，對於那些「了₁」「了₂」語音形式全同的方言，如《老乞大朴通事諺解》中所記錄的方言和今天的國語等，也並不造成矛盾。句末「了也」弱化後在不同的

方言原可有不同的演變方式，有些合併「了也」為一個音節，因此「了₁」「了₂」音讀不同；有些丟掉「也」的成分，因此「了₁」「了₂」音讀相同。

對於「了₂」來自「了也」的說法，遠藤認為無法解釋「動賓了也」變為「動了₁賓了₂」的變化，因為「動賓了也」只有一個「了」，無法兼產生「了₁」和「了₂」。遠藤認為「動賓了也」應該只能演變出「動了賓也」，後來繼續演變成為「動了₁賓了₂」，終至「了₂」完全取代「也」。依這樣的看法，如何解釋宋元以後句尾的「也」變成「了₂」恐怕更是一個很大的困難。事實上，對於「動賓了也」是否能變成「動了₁賓了₂」的考慮也許可以不必要，因為唐五代「動賓了也」的結構和「動了₁賓了₂」的結構之間，並不是「動了₁賓了₂」去翻譯或對應「動賓了也」的問題。唐五代的「了也」為後代「了₂」的前身，並不意指一定要有原型「*動了賓了也」，才能產生「動了₁賓了₂」。唐五代的「動賓了」出現在句中，後來「了」前移為「動了賓」，「了」虛化為「了₁」；「動賓了也」出現在句尾，後來「了也」合併或丟失「也」，虛化為「了₂」。「了₁」「了₂」在歷史上都來自完成補語「了」，二者的差別只在於「了₂」來自句尾「了也」，所論及於全句，與「了₁」只強調動詞的完成略有不同。這種語法詞的演化有軌跡可循，而句法結構卻不一定是一一對應的傳承。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句法結構可能會受到種種影響，使它省略某一部分或加接其他部分，變形之後新結構的成分不一定都見於舊結構。也就是說，宋元以後的人大可以結合含詞尾「了₁」的結構和含語助詞「了₂」的結構於一爐，造出又含有詞尾「了₁」、又含有句尾助詞「了₂」的新句型「動了₁賓了₂」。

3、閩南語的「了」和完成貌助詞「矣」（「也」）

3.1 閩南語和「了」有關的用法

（一）⁹liau「了」是個動詞，在句中作為主要動詞的補語，放在主

要動詞後面，表示主要動詞把所表示或隱涵的工作全部作完。例如：

- (1) 阿英衫洗了 •a。 (阿英衣服洗完了)
- (2) 伊功課寫了 •a。 (他功課寫完了)
- (3) 我講了 •a。 (我說完了)

補語如果改成「好」：

- (4) 阿英衫洗好 •a。 (阿英衣服洗好了)
- (5) 伊功課寫好 •a。 (他功課寫好了)
- (6) 我講好 •a。 (我說好了)

例(4)可能有許多衣服該洗，可是當時阿英只預備洗其中特定的若干件，只要這些洗完，便可以說「洗好」，但不能說「洗了」。 (5)亦然，偏重在表示完成了此刻預備完成的功課，可能他想留下一部分功課明天週日寫。(6)與(3)的不同在(3)把所有的話都已說出；(6)則偏重在表示「講」的效果已經達成，比方說達成協議，話可能還有很多沒說出，但那是無關緊要的。只要做事的人把眼前預備做的事做好了，就可以用「好」作補語，說明「動作」的妥善完成。用「了」則是表示隱涵的工作都已經結束，不再有剩餘的工作餘下。這種區別和國語的「他把衣服洗完了」、「他把衣服洗好了」的區別是類似的。

因了這種差異，使得有些動賓結構不接受「了」、有些動賓結構不接受「好」。例如：

- (7) 阿英塗骹掃好 •a (阿英地掃好了)
- (8) *阿英塗骹掃了 •a。 (阿英地掃完了)
- (9) 阿英手洗好 •a。 (阿英手洗好了)
- (10) *阿英手洗了 •a。 (阿英手洗完了)
- (11) 我飯食了 •a。 (我飯吃完了)
- (12) *我飯食好 •a。 (我飯吃好了)

- (13) 伊錢開了・a。(他錢花完了)
 (14) *伊錢開好・a。(他錢花好了)
 (15) 伊酒lim了・a。(他酒喝完了)
 (16) *伊酒lim好・a。(他酒喝好了)
 (17) 電影看了・a。(電影看完了)
 (18) *電影看好・a。(電影看好了)
 (19) 新聞聽了・a。(新聞聽完了)
 (20) *新聞聽好・a。(新聞聽好了)

如果動作完成之後有一成果呈現出來，或者變乾淨了、或者變整齊了、更如人意了，要用「好」作補語，如例(7)(9)。如果動作完成之後使賓語消弭無踪，則要用「了」作補語，如例(11)(13)(15)(17)(19)。如果在前者的情況下用「了」，如例(8)(10)；或者在後者的情況下用「好」，如例(12)(14)(16)(18)(20)，都不算是好句子。再不然，它們就會有比較特殊的語境。例如下列三例的補語和動賓的關係是常見的：

- (21) 電風修理好・a。(電扇修理好了)
 (22) 鉛筆削好・a。(鉛筆削好了)
 (23) 電池用了・a。(電池用完了)

(21)(22)說明已經修理妥善、削好可用，(23)說明電池裏的電力已經用完，或者準備的電池已經用光，得要再去買來備用。如果互換補語成為：

- (24) 電風修理了・a。(電扇修理完了)
 (25) 鉛筆削了・a。(鉛筆削完了)
 (26) 電池用好・a。(電池用好了)

(24)只能用在許多電扇同時修理、而已經一個個都修理完成的場合。(25)說明每支鉛筆都削好了，再沒有鉛筆可削了；或者說明某一支鉛筆被削光了、再也沒得削、無法使用了。(26)說明需要用電池的時刻已經過去，

現在不需要了，可以拆下來收好；側重在說明「用」的目的已經達成。

「了」和「好」的使用，是要由詞彙規律來選擇限制的。

由以上諸例看，閩南語的「了」和「好」在語意上是有差異，使得它們在動補結構中有不同的選擇；但是它們的語法功能是一樣的，都做主要動詞的補語，表達「完成、結束」的意思，都有具體的實質意義，都是實詞。這和「了」在國語裏作完成貌虛詞的情形大不相同。

閩南語的「了」在句中並沒有作為完成貌情態詞的功能，這可以從下列諸例去掉「了」之後，仍然表完成貌這一點上看出：

(27) 阿英衫洗 •a。 (阿英衣服洗了)

(28) 伊功課寫 •a。 (他功課寫了)

(29) 我講 •a。 (我說了)

(30) 我飯食 •a。 (我飯吃了)

(31) 伊錢開 •a。 (他錢花了)

當然例(27)~(31)已經失去了如例(1)~(3)(11)(13)那種強調「完成、結束」的語意。反之，如果把例(1)~(3)這一類例子「了」後面的語助詞 •a 去掉，會變成一些不完全的句子：

(32) *阿英衫洗了。

(33) *伊功課寫了。

(34) *我講了。

(35) *我飯食了。

(36) *伊錢開了。

聽話的人在聽例(32)~(36)的時候，還會期待它們的下文。下文加上以後也許是：

(37) 阿英衫洗了著出門 •a。 (阿英衣服洗完就出門了) ⑦

⑦ 「著」讀為 tioʔ₂，或弱化為 toʔ₂等。請參看楊秀芳 1991 b。

(38) 伊功課寫了始出去 t'it₂ ˩ t'o₂。(他功課寫完才出去玩) ⑧

(39) 我講了換阿英講。(我說完輪到阿英說)

(40) 我飯食了攏 koʔ₂ ˩ lim tsit₂ 碗湯。(我飯吃完都再喝一碗湯)

(41) 伊錢開了換想 beʔ₂ 借錢。(他錢花完轉而想要借錢)

可以看出，「了」作為結果補語，如果沒有其他情態詞修飾，這些動補結構還是不完全。因為它們不完全，所以有賴下文的說明，以補足動補結構在情態上的需要。

由這一點也可以間接說明，閩南語的「了」不是表完成貌的情態詞。

(二) ˩liau「了」作為連接詞

如前所述，「了」、「好」都是表完成的補語，它們各有其語意上的特點，必須經由語彙規律限制，才不會產生如(8)(10)(12)(14)(16)(18)(20)那樣不合語法的句子。它們也都不能單獨作為主要動詞的補語而不帶情態詞，例如除了例(32)~(36)外，下列(42)~(45)也是不完全的句子：

(42) *阿英塗骹掃好

(43) *阿英手洗好

(44) *電風修理好

(45) *鉛筆削好

必須加接下文，才成完全的句子：

(46) 阿英塗骹掃好著出門 •a。(阿英地掃好就出門了)

(47) 阿英手洗好始倚來食飯。(阿英手洗好才靠過來吃飯)

(48) 電風修理好緊去歇睏！(電扇修理好趕快去休息)

(49) 鉛筆削好緊去寫功課！(鉛筆削好趕快去寫功課)

⑧「始」讀為˩tsia，或者因弱化而後加喉塞音。請參看楊秀芳1991a。

很有趣的是，當我們利用其他語境來補充說明時，前半句的主要動詞一律可以用「了」作補語。例如我們可以說：

(50) 阿英塗髹掃了換去著拭眠床。(阿英地掃完接著去擦床) ⑨

〔比較例(8)(46)〕

(51) 阿英手洗了始倚來食飯。(阿英手洗完才靠過來吃飯) 〔比較(10)(47)〕

(52) 電風修理了 ɛliam ɛpī koʔ。ɛp'ai 去。(電扇修完馬上又壞掉) (特指的一部電扇) 〔比較(21)(24)(48)〕

但是卻不能隨意用「好」作前半句主要動詞的補語：

(53) *我飯食好攏 koʔ。ɛlim tsit 碗湯。〔比較例(12)(40)〕

(54) *伊錢開好換想 beʔ。借錢 〔比較例(14)(41)〕

從(50)~(54)，我們可以看出，當前面一個動補結構後頭有其他語境時，補語經常可以是「了」，不論主要動詞是什麼，即使是平時不適合搭配的動詞，也可以作它的補語。這時這個補語「了」雖有具體的語意，但是不如例(1)(2)(3)(11)(13)(15)(17)(19)那麼分明，表達「做完了賓語」的意思。它在語意上轉為中立，表達一個動作的階段性完成。因為它處在兩個連續動作的句子中間，經常伴有連接詞「後」，久而久之，受這種連接詞影響，它也開始虛化，終至於擺脫補語的角色，與「後」結合成為一個純粹的連接詞。

「了」從作為結果補語到連接詞，有幾個階段的演化：

(A)「了」作為結果補語，表達「全都做完了」。如例(1)(2)(3)(11)(13)(15)(17)(19)(23)(24)(25)所示者。

(B)「了」作為結果補語，表達「結束了前一動作」。如例(37)~(41)、(50)~(52)所示者。其中(37)~(41)也可以了解為(A)階段

⑨「著」讀音為 teʔ 或 leʔ。請參看楊秀芳 1991b。

的用法。

- (C)「了」從作為結果補語開始虛化。為了清楚表現「了」字前後兩個句子的連續性，在「了」的後面經常加上連接詞「後」，而且「了」變調形成一緊密結構 liau¹ au¹。這一類例子或者單用「了」([liau¹])，或者用「了後」([liau¹ au¹])，例如：

(55) 阿英衫洗了(後)著出門。a。(阿英洗了衣服後就出門了)

(56) 意等考了(後)始會知影成績。(必須等考試後才能知道成績)⑩

(55)(56) 如果不加「後」，「了」就是個很清楚的結果補語，讀為 liau¹，為(B)階段的用法，表達「結束前一動作」。如果加上「後」，強調動作的連續性（「了」變調讀為 liau¹ au¹），這個「了」的語彙意義就變淡薄了，受「後」影響，也開始具有連接句子的功能。

- (D) 虛化為連接詞。例如：

(57) 伊本來住臺北，了後搬去臺南。(他本來住臺北，後來搬去臺南)

(58) 伊先去做兵，了後始讀大學。(他先去服兵役，後來才讀大學)

這一類例子和(55)(56)的差別，在於(55)(56)前半句動詞組的結構需要補語，而(57)(58)前半句不能加補語，因此(57)(58)的「了後」已經沒有作補語的可能性，它完全是個連接詞的性質。⑪

⑩ 「意」讀為 ai²，心之所之也，必須之意。與論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法相同。

⑪ 我們認為「了後」是連接詞，因為它不但可放在後半句的開頭，也可以放前半句的句終。例如可以有「經過幾日了後，tu tu a(恰巧)是 ti²(在)九月初九」、「行倒去_cin(他的)_ctau(家)了後，^cna(越)想^cna(越)歡喜」(例句轉引自董同龢 1960:748)(ti²為「著」字，請參看楊秀芳 1991b)的說法。副詞一般不能放在句終，所以我們不認為「了後」是副詞。

比較之下，和「了」同樣作為結果補語的「好」就沒有虛化為連接詞的現象。

閩南語另有一個和「了」很像的結果補語「完」(〔uan⁴〕)。所有能出現補語「了」的場合，也都能用「完」取代，例如：

- (59) 阿英衫洗完・a。
- (60) 伊功課寫完・a。
- (61) 我講完・a。
- (62) 我飯食完・a。
- (63) 伊錢開完・a。
- (64) 伊酒₂lim完・a。(他酒喝完了)
- (65) 電影看完・a。
- (66) 新聞聽完・a。

同樣的，用「了」不恰當的句子，用「完」也不恰當：

- (67) *阿英塗骹掃完・a。
- (68) *阿英手洗完・a。

「完」後面也一定要加完成貌情態詞・a，或者若無完成貌情態詞，則一定要加其他語境，例如：

- (69) *阿英衫洗完。
- (70) 阿英衫洗完著出門・a。

可以看出，「完」也是一個有具體意義的實詞，只作動詞的補語，並不具有完成貌情態詞的功能。「完」似乎也可以像「了」一樣語意中立，上文(50)~(52)諸例，可以用「完」取代「了」，不過不像用「了」那麼普遍：

- (71) 阿英塗骹掃完換去著拭眠床。
- (72) 阿英手洗完始倚來食飯。

(73) 電風修理完 ɛliam ɛpĩ koʔ, ɛp'ai 去。

終究「完」不像「了」一樣虛化，如下這樣的句子就不合法：

(74) *阿英衫洗完後著出門 •a。

(75) *意等考完後始會知影成績。

(76) *伊本來住臺北，完後搬去臺南。

(77) *伊先去做兵，完後始讀大學。

「完」最多只能做一個中性的表「結束前一動作」的補語，如例(71)~(73)所示，它是個實詞，不曾像「了」一樣虛化。

閩南語由多個語言層疊積消融而成(參看楊秀芳 1982)，今天平面的各種語言現象可能各有其年代上參差不齊的來源。「了」、「完」作為主要動詞的補語，語意和語法功能幾乎完全相同，它們可以不必來自同一個層。因為只要有了其中之一，該語言層的語法系統就滿足於這方面的需要了，再加一個，於該語言層的系統便是個冗贅的成分。二者比較起來，「了」除了更接近口語之外，「了」又已經從實詞發展虛化為連接詞，而「完」不曾虛化。在閩南語的歷史中，不管「了」是否比補語「完」在時間上更為長久，可以肯定的是，「了」比「完」在閩南語語法歷史上發生了更深遠的影響。

(三)「了」作為動補結構中主要動詞的詞尾，表達動作完成之後發生某種結果，並且具有連接主要動詞和補語的功能。例如：

(78) 睏了飽眠始有精神。(睡飽了才有精神)

(79) 酒 ɛlim 了傷濟著會吐。(酒喝得太多就會吐)

(80) 衫 ts'inʔ 了無好勢也敢出門。(衣服沒穿好還敢出門)

(81) ɛhiai 木耳泡了有開。(那些木耳泡開了)(說明木耳泡水之後達到某種結果)

(82) 釘了全起 ɛkui ɛbo。(被螫後就起了泡)(說明蚊蟲螫後馬

上反映出來的必然結果) ⑫

(83) 冷水淋了煞感冒。(淋了冷水後結果感冒了)(說明淋冷水之後發生了原先想不到的結果)

(84) 坐了煞 ʔp'ai 去。(坐的結果弄壞了)(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85) ʔts'ŋ了煞著喙焦。(噏後卻口渴了)(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86) 聽了無爽快。(聽了後不痛快)

詞尾「了」後面的語句成分，經常帶不同的助動詞或副詞，以表現不同的語意。例如「了」後面接「煞」[suaʔ]表現「動作完成後竟然……」；接「無」或「有」表現「動作完成後的確發生某種結果」；接「全」[tsuã]表現「動作完成後不管如何緊接就發生某種結果」；接「始」[tsia]表現「動作完成後才会有某種結果」；接「著」[tioʔ] (就)表現「動作完成後馬上發生某種結果」。這些結果都發生在主要動詞動作完成之後，這個主要動詞後面的詞尾「了」，來源應該便是表「完成、結束」的「了」，如今這個「了」已經虛化為語法成分，以弱讀的方式表現，調值不再是完整的上聲調。

想要說明這個動詞後的「了」是個詞尾，除了可以從聲調上去觀察外，還可以比較其他類似的句型。

閩南語另外有「著」(•tioʔ)、「•ka」，也都作為動補結構中，主要動詞的詞尾。其語意略有不同，試比較下列三句：

(87) hit₅ 隻馬走了真緊。(那匹馬跑得很快)

(88) hit₅ 隻馬走著真緊。

(89) hit₅ 隻馬走•ka 真緊。

⑫ 「全」讀為 ʔtsuã。

(87) 在評論那匹馬跑的結果，(88) 在肯定那匹馬潛在的能力，(89) 則在描述那匹馬跑的情況。因為三種詞尾各有語意上的特點，它們在和動補結構搭配的時候，也就有了選擇限制的問題。例如無關乎潛能的動補結構不能用詞尾「著」：

(90) *衫^ʔts'iq² 著無好勢也敢出門。

(91) *酒²lim 著傷濟著會吐。^⑬

(92) *睏著飽眠始有精神。

凡用詞尾「著」，都和能力或者性質有關，例如：

(93) ㄟtsiai 木耳真快發，泡著者大碗。（這些木耳很容易泡軟膨脹，一泡可以泡出這麼大一碗）^⑭

(94) 虎頭蜂真厲害，釘著者大²bo。（虎頭蜂很厲害，一釘釘出這麼大一個疤）

(95) 淋著真爽快。（淋得很痛快）

(96) 想著著sian²。（一想到就厭倦）^⑮

(97) 瓜子²ts'ŋ 著會sua²熱。（瓜子會使人嗑上癮）

(98) tsit²款 tai² tsi² 聽著會氣。（這種事情聽得會使人生氣）

(93)(94) 的補語用了指示詞「者」（這、如此），說明動作的程度。程度如果是和施動者或被施者的能力、性質有關，動詞詞尾就可用「著」。

(95)(96) 說明該動作所能夠帶給人的感覺。(97)(98) 補語用了助動詞「會」，說明動作的效果，而這個效果也來自主詞或對象的性質和能力。

這些動詞如果用·ka 作詞尾，因為後接的補語本來就是結果補語，除

⑬ 第一個「著」是動補結構的動詞詞尾，第二個「著」是連接詞。請參看楊秀芳1991b。

⑭ 「者」讀為²tsia，「如此」之意。請參看楊秀芳1991a。

⑮ 第一個「著」是動補結構的詞尾，第二個「著」是連接詞。連接詞子句「著sian²」作為「想」的補語。請參看楊秀芳1991b。

了必然具有表達結果的意思外，語氣主要還偏重在描述「因動作而產生結果的情況」。它們的補語常常是一些生動描述的內容，例如：

- (99) 睏 •ka 流喙 nuã²。 (睡得流口水)
- (100) 酒 ɛlim •ka 醉 ɛp'ɔŋ ɛp'ɔŋ。 (酒喝得醉醺醺)
- (101) 衫 ts'in² •ka ɛli ɛli 落落。 (衣服穿得亂七八糟)
- (102) 泡 •ka 者大碗。 (泡得太多了)
- (103) 釘 •ka 紅 ɛki ɛki。 (被螫得紅腫不堪)
- (104) 淋 •ka ɛtam lɔk₃ lɔk₃。 (淋得濕淋淋的)
- (105) 想 •ka 睏 be² 去。 (想得睡不著覺)
- (106) ʰts'ŋ •ka ɛkui 桌頂。 (噓得一桌子都是)
- (107) 聽 •ka 愛睏。 (聽得想睡)

(99)~(107) 諸例的動詞詞尾也可以改用 •a，意思不變。也許詞尾 •a 是從詞尾 •ka 省減來的。至於 •ka 的本字本義，現在還不很清楚。

由上文看來，「了」和「著」「•ka」地位相等，都是動補結構中主要動詞的詞尾。這個詞尾「了」和連接詞「了後」都是從作為補語的實詞「了」演化而來。上文曾經討論到「了」從作為結果補語到連接詞，有幾個階段的演化（參見本文頁247~248）。從第(B)個階段開始，「了」後面因為所接的語串不同，就發展為不同的虛詞。本節例(37)因為「了」後面接了句子，在這種條件下，「了」後來虛化為連接詞。如果例(37)「了」後面不接句子，而是接形容詞片語，成為：

- (108) 阿英衫洗了真清氣。(阿英衣服洗得很乾淨)

在這種條件下，「了」就會虛化為動補結構的動詞詞尾。在明代的閩南戲文《荔鏡記戲文》中就有這樣的用法：

- (109) 拙東又拙西，拙了無依倚。(荔鏡記戲文頁四)

應該注意的是，這個詞尾「了」雖然來源是作為補語的「了」，但是

和歷史上補語「了」到宋元以後虛化爲完成貌詞尾的「了₁」不同。也就是說，唐五代的「動賓了」到了後來有不同的發展路線，閩南語除了動賓複合詞（如「開刀了病始好起來」、「斷₂lin（奶）了換食糜」）還保持「動賓了」的結構外，一般情況下都把賓語提前，成爲「賓動了」（如「阿英手洗了始出門」、「*阿英洗手了始出門」）。後面如果不接補語，「了」本身成爲補語（如「阿英衫洗了₂」）；後面如果再接補語，「了」就成爲動補結構的動詞詞尾（如「阿英衫洗了真清氣」）；後面如果接其他句子，這個「了」就發展成爲連接詞（如「阿英衫洗了後始出門」）。主流漢語則把「了」提前，成爲「動了賓」。這兩種發展看似不同，其實都是爲了使述語和補語結合爲一個緊密的結構。這是整個漢語在詞組結構發展上的趨勢。當中的差異是在閩南語把賓語前置，而國語的賓語後置。發展的結果，「了」在閩南語和國語，雖然都作動詞詞尾，但負擔著不同的語法功能。閩南語的詞尾「了」是動補結構中連接動詞和補語的成分，不作動賓結構裏的動詞詞尾。國語的詞尾「了₁」不用在動補結構中，只用在動賓結構裏。試比較下列諸例：

(110) 國語：他洗了₁衣服了₂。〔動了₁賓〕

(111) 國語：*他洗了₁很乾淨了₂。〔*動了₁補〕

(112) 閩南語：*伊洗了衫₂。〔*動了賓〕

(113) 閩南語：伊洗了真清氣。〔動了補〕

從(110)~(113)，可以很清楚看到這兩種詞尾「了」有不同的功能，出現在不同的結構裏。

當含有動補結構的句子同時又帶有賓語時，閩南語的詞尾「了」同樣只能放在動補結構中，賓語提到動詞的前面。試比較下列諸例：

(114) 伊衫洗了真清氣。

(115)*伊洗了衫真清氣。

(116)*伊洗衫了真清氣。

(117) 伊洗衫洗了真清氣。

(118)*伊洗了衫洗了真清氣。

(114)是最簡潔而合法的句子。(115)(116)的「了」不應放在動賓結構中或賓語後，使得補語和述語的距離過於遙遠。(117)所以合法，便是因為雖然有動賓結構「洗衫」，而且「了」放在「洗衫」後面，如(116)，但是又在「了」前面重複一次「洗」(比較(116)和(117))，構成一個緊密的「動了補」結構。(118)雖然滿足了「動了補」結構緊密的要求，但是因為「了」不能放在動賓結構中，所以仍然不合法。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閩南語的動詞詞尾「了」只是動補結構中的成分，和國語「動了₁賓」的「了₁」性質不同。

閩南語的「了」作補語時，在它前面的動詞，其動作一定有始有終。一些無所謂開始或結束的動詞，如「感覺」、「親像」(像)、「be² 記」(忘記)、「希望」、「be²」(要)、「著」(ti²) (在)、「死」、「有」、「是」等，都不能用「了」作補語。這表示閩南語的補語「了」具有「完畢」這一類的具體詞彙意義。但是作為動補結構動詞詞尾的「了」，卻可以視情況接在這些動詞後面，如：

(119) 死了無價值。

這表示詞尾「了」是虛化的語法詞。比較起來，國語「了₁」可以接在各種動詞後面作詞尾，而閩南語的詞尾「了」能接的動詞比較受限制，試比較下列諸例：

(120) 死了兩個人。(國語)

(121) 他有了幾分酒意。(國語)

(122)*伊有了……。 (閩南語)

(123) 我忘了一件公事了。(國語)

(124)*我 be² 記了……。 (閩南語)

看來國語動賓結構中的詞尾「了」似乎比閩南語動補結構中的詞尾「了」，虛化程度更深。

(四)「了」在句中作主要動詞。作主要動詞時，它的語意和作結果補語時的「完成、結束」不太一樣，是「虧本」、「花費」、「輸掉了」的意思。例如：

(125) 伊做生理做 ·ka 了一間厝。(他做生意的結果賠了一個房子)

(126) 應酬了真濟時間。(應酬浪費很多時間)

若想用主要動詞表達「完成、結束」的意思，一般都用「煞」(sua²)，例如：

(127) tai² tsi² na² 煞著緊轉來。(事情若結束了就快回來)

(128) ɛkan na² ɛan ɛne 敢會煞去？(只是這樣能解決得了嗎？)

(127)(128)若改用「了」成為：

(129) tai² tsi² na² 了著緊轉來。

(130) ɛkan na² ɛan ɛne 敢會了去？

也許有人認為(129)和(127)沒有大差別，這可能是受了「tai² tsi²做了著緊轉來」影響。(129)其實是「tai² tsi² na² 做了著緊轉來」省略「做」的結果。

(129)的「了」如果做為主要動詞，它會和(125)(126)一樣，表達「賠掉了」的意思。(130)的「了」語意也是「虧本」。這樣的主要動詞「了」和表「完成、結束」的補語「了」，在語意上有些關聯，不過是做主要動詞時專指無價值的消磨花費。

拿這樣的區別來和所能掌握的歷史語法材料比較，我們看不出歷史上那一個時代主要動詞「了」有專指消磨虧蝕的意思。吳譯大藏經中有一條

「我財物了盡」是以主要動詞「了」加上結果補語「盡」表示財物消耗完盡¹⁶，其餘從漢以下，大致都僅指一般情況的「完成、結束」。如果要說閩南語主要動詞「了」的「虧本」意思是直接從歷史上的少數用例承襲而來，恐怕是不太可能的。目前我們暫時認為它進入閩南時，只是個一般的用法，後來才慢慢發展出它特殊的語意。

(五) 閩南有一個形容詞「了然」(liao¹ dzian¹)，意思是「差勁」、「糟糕透頂」。例如：

(131) 汝 tsit² e 儂實在真了然。(你這個人實在差勁透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不會在文獻中看到這種用法。文獻中的「了然」，東晉干寶用作副詞，「全然」的意思（參見本文第二章例(63)）。到了唐代，《南史》中用作形容詞，「清晰」的意思：

(132) 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南史）

一直到現代的官話，「了然」都被了解為「清晰」意的形容詞，例如國語可以說：

(133) 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他了然於胸。

同一個詞彙為何有兩種不同的意思，頗為費解。

這兩種不同的意思發生在前後不同的時代，因此可以試著從時間的因素去解釋，也許是因為時間而影響了語意，使之改變。較早的時候，「了然」意為「全然」，它大約是由「完成、了結」之意的動詞衍生。因為「了」作「了解」之意極為常見，後來遂誤以「了解」之意套在「了然」一詞頭上，終至以訛傳訛，積非成是，形成傳統。

這兩種「了然」的意思和閩南語的「差勁」都並不相近。其中「清晰」意更是相距頗遠，倒是「終了、完結」的意思可以和閩南的「差勁到底、無藥可救」有一些語意上的關係，說明一個人「已經完了、沒救了」。

¹⁶ 參看 227 頁註③。

如果這種語意演變的關係是可能的，那麼我們可以推測，閩南語的「了然」是在主流漢語「了然」演變為形容詞「清晰」意以前進入閩南的。進入之後，它又繼續發展，演化成具有獨特語意的方言用法。比較之下，國語的「了然於胸」是從形容詞「清晰」意一脈相承而下。在時間上，閩南語「了然」所承自的時代是要比國語早一些。

這個問題也可以試著用方言差異的因素來解釋。也就是說，在歷史上，不同的方言用不同的語意來了解「了然」一詞。這些不同的方言可能是同一時代的方言，也可能是不同時代的不同方言。閩南語承襲其中「全然」意的用法，後來又有所變化；國語則承襲其中「清晰」意的用法。

(六)「了解」(ˊliau ˊkai)一詞在閩南語使用的機會不算太少，不過以「了」表「了解、明白」意的用法就只有這麼一個例子。

以「了」作動詞「了解」用法的，在國語也只有「了解」一詞。從這種巧合來看，可能閩南的「了解」和國語的「了解」是同一個僵化的結果，而不是分別從活潑的「了」各自發展，而居然會有相同的變化及選擇。漢語在東漢魏晉時，表「了解」意的「了」有很活潑的造詞能力，可以造出各種複合詞，如「了知」、「曉了」、「開了」、「解了」、「了見」、「明了」、「了朗」、「了悟」、「聰了」(參見本文頁224~226)、「辯了」、「決了」、「觀了」、「覺了」(轉引自梅1981a所引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後來慢慢萎縮僵化，結果只剩下「了解」一詞還在語言中普遍使用。閩南語是由多個語言層疊積消融而成，它誠然有《切韻》以前的語言遺跡，但是「了解」一詞恐怕應該是來自僵化以後的時代，而不是來自僵化以前。否則閩南方言自己發展演變的結果和官話完全相同，只留下「了解」一詞，就未免太巧了。

3.2 閩南語「了」的歷史來源

閩南語的「了」可能來自什麼時代？「了」的兩漢韻母，丁邦新先生

根據羅常培、周祖謨(1958)的意見，擬爲 *-iagw (丁 1975: 238)。「了」是來母字，不與其他聲母的字諧聲，其兩漢聲母應是 *l-。它的中古音，高本漢擬爲 lieu，董同龢先生擬爲 lieu。明代的耶穌會士金尼閣在《西儒耳目資》中替這個動詞「了」標音爲 leao。現代方言或者讀爲⁵⁵liau (北京、西安、太原、梅縣、廈門)、⁵⁶niau (漢口、長沙、成都)、⁵⁷lieu (南昌)、⁵⁸liäu (潮州)，或者讀爲⁵⁹lio (濟南、揚州)、liæ⁶⁰ (蘇州)、⁶¹lie (溫州)、⁶²liu (廣州)、⁶³niə (雙峯)、⁶⁴lau (福州)等(北大中文系 1962)，讀法雖多，大體上變化不大，只是語音性的差異。可以說，「了」的讀法不管從歷史來看或是從現代方言來看，變化都有限。所以我們很難根據音韻的特點來判斷閩南的⁵⁵liau 何時進入，只能從語法的特點去推測。

閩南語的「了」一方面是實詞，在句中作主要動詞和補語；一方面是虛詞，作連接詞和動補結構中的動詞詞尾。它們的音韻形式都不變，語意和語法功能上也看得出同出一源。在這種情況下，就語言的發展來說，虛詞的用法應該晚於實詞，由實詞蛻變出來。因為「了」作動補結構的動詞詞尾是閩南語特別的用法，而它與補語⁵⁵liau 的關係又是有跡可尋的，可以判斷它不是借自宋元時期發展出的完成貌虛詞。至於「了後」，承梅祖麟先生告知，《祖堂集》有三個「了後」的用例：

(134) 雲岳奉師處分，持書到藥山，道吾相接引去和尚處達書，一切了後，藥山問，……(祖堂集卷四藥山和尚)

(135) 便走下來引接道吾上法堂，一切了後，便問，……(祖堂集卷五華亭和尚)

(136) 便下山來迎接歸山，一切了後，請寺主上禪床，……(祖堂集卷十四百丈和尚)

類似的說法還有：

(137) 上法堂禮拜，一切了，侍立。（祖堂集卷十五、五洩和尚）

(138) 過得三年後受戒，一切了，諸白和尚……。 （祖堂集卷六、洞山和尚）

《祖堂集》的「了（後）」都放在「一切」之後，「一切了（後）」的「了」在該結構中作為主要動詞用，意思是「所有的動作或事情（達書、引接上法堂、迎接歸山）結束之後」。就《祖堂集》來說，「了後」並不是連接詞，梅先生曾經懷疑它會不會是閩南語連接詞「了後」的來源。除了這種可能性外，我們也不排除閩南方言內部自己發展演變而成的可能性。尤其如果從本章(55)(56)二例「後」字可有可無上看，說閩南語連接詞「了後」是方言內部自己由補語演變而來，似乎也是可能的說法。

從上文的討論，可以推測「了」進入閩南地區的時候，這個「了」是個實詞。進入閩南之後，「了」繼續發展演化，有些仍保持實詞的用法，有些則虛化為虛詞。

有一個問題是：宋元時期的官話方言，不論北方或南方，「了」固然已經虛化，但是實詞的用法也還存在，例如：

(139) 速教回來早了大事。（三朝北盟會編、燕雲奉使錄）

(140) 害不了的愁懷。（西廂記）

(141) 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錯斬崔寧）

(142)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朱子語類卷八）

閩南語的實詞「了」是來自這個「了」又作實詞、又作虛詞的時代？或是來自宋元以前「了」尚未虛化的時代？也許兩種可能都有，但是宋元時期「了」以實詞性質出現的機會比虛詞「了」少了很多（參看潘維桂、楊天戈1984：86-88），可以說，實詞的用法是在僵化之中。閩南語如果引入這樣一個在僵化中的實詞「了」，它能不能在引入之後將它發揚光大，又作主要動詞、又作主要動詞的補語、又繼續發展虛化為連接詞和動補結構的

動詞詞尾，使之成為活潑使用的一個成分，這是很令人懷疑的。

「了」進入閩南的時間因此可推測 至少是在宋元以前，而因閩南語「了」有主要動詞的用法，這可能表示「了」是在它還有很活潑的動詞用法的時代就進入閩南，那大約是在六朝或六朝以前。除了動詞「了」之外，主流漢語又發展出補語的用法。閩南語也有以「了」作補語的現象，這究竟是閩南語自己發展出的，或是從主流漢語引入的用法，我們無從得知，不過閩南語可以重覆補語成為「食了了」(吃光光)，這樣的結構倒是不曾在唐以後的主流漢語材料中見過。主流漢語的「了了」是「聰明、了悟」之意，與「完成」義的「了」不相干。由此看來，不論閩南語「了」的補語用法是否來自歷史上的主流漢語，閩南語已經在補語「了」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動了了」的結構。

3.3 閩南語完成貌助詞・a 的用法

句尾加語助詞・a，用來肯定該句所陳述的事實已經成立了。這個語助詞・a 是個弱讀形式，在・a 前面的成分則永遠是本調讀法。・a 會隨前一個成分的調型調值而有不同的聲調表現，它們的規律是：

- (A) 前一成分若是降調的調型，如上聲的 53 調、陰去的 31 調、陰入的 32 調、陽入的 54 調，則・a 讀低降調 21。
- (B) 前一成分若是高平調，如陰平的 44 調，則・a 也讀高平調 44。
- (C) 前一成分若是低平調或低升調，如陽去的 22 調、陽平的 13 調，則・a 讀低平調 22。(參看楊秀芳 1991 a)

閩南語完成貌的・a 是語助詞，和前文討論到的動詞詞尾・a 不同。前文的動詞詞尾・a 用來連接動詞和補語，說明動詞動作的情況，它沒有表完成的語法功能，而和詞尾・ka 的語法功能相同，因此我們懷疑它是・ka 的變體(參見本文頁 252~253)。完成貌的・a 可能不可能也放在動詞後面作詞尾，有如國語的「了」又可放在動詞後，肯定動詞的完成性；又可放

在句尾，肯定該句的完成性？從下文的討論，我們知道閩南語完成貌·a只能放句尾作語助詞，不能作動詞詞尾。

閩南語一個句子的動詞若是不及物動詞，則在主要動詞後面加·a，肯定這個動作已經成立了：

- (1) 伊來·a。(他來了)
- (2) 阿英著be?。去·a。(阿英快要去了)^{①7}
- (3) 伊無想 be?。走·a。(他打消去意了)

(1)~(3)的·a雖然直接放動詞後面，可它不是詞尾，只是因為動詞後面沒有其他成分，所以貌似。這只要找含有賓語或補語的動詞組一試驗，便很清楚：

- (4) 伊買厝·a。(他買房子了)
- (5) 阿公去釣魚·a。
- (6) 阿英寫功課·a。
- (7) *伊買·a 厝。
- (8) *阿公去釣·a 魚。
- (9) *阿英寫·a 功課。
- (10) 我食飽·a。
- (11) 馬走真緊·a。(馬跑得很快了，不要再催牠了)
- (12) 伊洗清氣·a。(他洗乾淨了)
- (13) *我食·a 飽。
- (14) *馬走·a 真緊。(此句若合語法，則為描述狀況的句子，不是完成句。若作完成句，則此句不合語法。)
- (15) *伊洗·a 清氣。

(4)~(6)、(10)~(12)的·a都放在動賓結構、動補結構的後面，用來肯

^{①7} 「著」讀·ti? 或·ti。參看楊秀芳 1991 b。

定它們的已成立性。如果(13)~(15)的補語在必要的地方加上一些修飾，使它們成為比較自然的句子：

(16) 我食·a 真飽。

(17) 馬走·a 真緊。(描述馬跑的狀況)

(18) 伊洗·a 清氣溜溜。

(16)~(18)固然是合法的句子，但是它們的動詞詞尾·a，功能在連接動詞和補語，說明動作的情況，而不是表完成的情態。這說明它和國語完成貌虛詞「了₁」也是不同的。閩南語動詞詞尾·a和句尾語助詞·a的分別，可以從比較例(11)(14)(17)諸句在語意上的差別看出。

從上文看，閩南語完成貌·a只作句尾語助詞，不作動詞詞尾。這和國語的完成貌標符「了」又作詞尾，又作句尾語助詞很不相同。試觀察下列國語的句子：

(19) 他吃了₁飯了₂。

(20) 他吃飯了₂。

(21) 他吃了₁飯，但是沒喝湯。

例(19)不但詞尾「了₁」肯定「吃」的動作已經完成，並且句尾語助詞「了₂」也肯定「他吃了飯」這個事實已經成立。(20)句的「了₂」肯定「他吃飯」這件事，同時表示開始了「他吃飯」的事實，但對於「吃」的動作的完成性並未加以肯定。試比較下列二句：

(22) 他吃飯了，別擔心。(本來他不肯吃飯，現在終於吃了)

(23) 他吃了飯了，別擔心。(他雖然錯過晚餐遲歸，但是已經在外面用過飯了)

(23)句的「他」肯定已經吃過飯，(22)句的「他」可能正在吃飯，語意上的差別就在於(23)句的「吃」已經確定完成，(22)句沒有這種強調，因此只知道「他吃飯」，但不知是否已吃完，或者正在吃。例(21)如果不

加後半句的說明，或是沒有特殊語境協助，只是：

(24) *他吃了₁飯。

結果(24)是一個不完全的句子。比較一下例(19)，可以知道(24)句不完全的緣故就在於它只有一個肯定動詞「吃」成立的「了₁」，而少了一個肯定全句，對全句作情態說明的語助詞。如果不用這樣的語助詞，就需要在句後另加一些說明，以補足前句不完全的語氣，例如像(21)句的作法。

另外如果我們比較例(24)和(25)、(26)：

(25) 他吃了₁三碗飯。

(26) 他吃了₁那碗飯。

還可以知道，「了₁」後面賓語的性質也能決定「動了₁賓」是否完整。當賓語是被限定的、有所指的，「動了₁賓」就具有完整的語氣。當「了₁」後面只帶簡單賓語時，除非這個賓語本身就有所指，例如：

(27) 他殺了₁李四。

(28) 張三殺了₁他。

或者動賓之間必須是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例如：

(29) 車子出了₁毛病。

(30) 張三死了₁心。

或是動詞後有補語說明，如：

(31) 李四喝乾了₁酒。

(32) 張三踢破了₁門。

否則就會像(24)一樣，成為不完整的句子，必須加「了₂」或其他言語說明（如例(19)、(21)）。

所以這麼看來，「了₂」具有限定的、有所指的效果，它具有相當於數量詞、指定代詞、補語等的「確定」的作用，或者是一個說明情境的分句的效果。這樣的「了₂」和「了₁」基本上都表示一種「完成」或「實

現」的確定的概念。「了₂」和「了₁」的差別在於「了₁」只確定動詞的動作，「了₂」則確定全句的實現性。

當我們作上文的分析時，我們認為「了₁」和「了₂」的語法功能基本上相同。對於這一點，趙元任先生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了₁」專表動作的完成，「了₂」除了表「現在完成的動作」（如：我教書教了四十年了）外，還有一些其他的用法，比方「表示開始」（如：下雨了）、「新情況引起的命令」（如：吃飯了！）、「故事裏的進展」（如：後來天就晴了）、「過去一件單獨的事」（如：我昨兒到張家吃飯了）等等（趙元任 1980年譯本：395-396）；「了₁」和「了₂」在歷史上的來源也根本不同，「了₁」來自動詞「了」，「了₂」來自「來」。我想，趙先生所述的這種區別，恐怕不一定是來自「了₁」和「了₂」本身的差異，而是來自它們在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了₁」因為放在動詞後，所以它只肯定動詞的已確立性；「了₂」因為放在句尾，所以它所確定的消息比「了₁」要豐富得多。「了₂」是用來確立一個事件的事實，一個事件既經確立，它在邏輯上才有可能談得到下一個事件，才有可能推展「故事裏的進展」。趙先生所描述「了₂」的各種用法，恐怕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即使表命令的「吃飯了！」動作還沒完成，但是「吃飯」此事卻是被確定的，所以用「了₂」來肯定它。不論是那一種用法，都在肯定該一事件的已確立性。

對於「了₁」「了₂」的問題，張泰源（1986）有相似的意見。他認為「了₁」所表達的是對動作或行動的整體化；「了₂」放在句尾，所表達的是對整個事件的整體化。因此，加了「了₂」的句子比不加「了₂」的句子多了一個時間的層面，表現出一種新的發展。對於「了₁」和「了₂」來說，其實功能並無二致（張泰源 1986：5-13）。黃美金（1987、1990）用「界限」的觀念省察「了₁」、「了₂」，認為「態」的範疇不應侷限於動詞；動詞組、句子、甚或更大的「言談單位」均可列入其範疇中。因此也

主張「了₁」「了₂」實為同一詞位 (morpheme)。

就閩南語帶句尾完成助詞・a 的句子來說，它的語意大概接近於國語帶「了₂」的句子。比方相當於國語的 (20) 例句，閩南語會是：

(33) 伊食飯・a。

在語意上，它表達的是肯定「伊食飯」這件事，多半用指他吃過飯的意思，也可以在不知他是否已吃完飯的情況下使用（如例(22)）。如果要肯定他現在正在吃飯，或者要表示已經開始「吃飯」的動作，多半還要加持續貌記號，成為：

(34) 伊著食飯・a。（他在吃飯了）

國語也可以在動詞前加「在」，明確表示正在進行該活動。對於 (33) 句來說，它的語意介於國語 (19) 和 (20) 句之間。

如果要像國語「了₁」那樣強調一個動作已經完成，閩南語沒有完全相同的語詞可以對應，不過可以用助動詞「有」[u-] 來表現，例如：

(35) 伊有食飯。

或者用結果補語「了」(liau¹) 來幫助說明：

(36) 伊飯食了・a。

而不是如國語一般重複用同一個形式：

(37) *伊食・a飯・a。

(35) 句在語意上並不完全相當於國語的「*他吃了飯」。國語「*他吃了飯」在說明他「吃」的行為已經完成。(35) 則說明他有吃飯的習慣，他是一個吃飯食的人；或者在過去的時間裏，他有吃飯的經驗。就這種語意來說，(35) 句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句子，語氣完足，不像國語 (24) 句必須再加其他言語說明。

如果要使 (35) 句確實具有「他吃了飯」的語意，得要在上下文中輔助說明。例如：

(38) 伊有食飯， m 過 m ϵ lim 湯。(他吃了飯，不過不喝湯)

(38) 句後半句用了意願否定詞，才把「伊有食飯」的時間點確實定在最近，而有「他吃了飯」的意思。如果後半句否定詞用「無」[bo⁴]，成爲：

(39) 伊有食飯， m 過無 ϵ lim 湯。

(39) 句語意可以是他有吃飯的習慣，但沒有喝湯的習慣；也可以理解爲「他吃了飯，但是沒喝湯」。所以這麼看來，助動詞「有」加在主要動詞前面，固然也用來肯定動作的完成性，但和國語的「了₁」還是不完全相同，它更常用來說明經驗。

分別來看，相當於國語「了₁」的用法，在閩南語大致可以用助動詞「有」，強調動作已成立，否則只好利用補語說明。相當於國語「了₂」的用法，在閩南語則是用句末語助詞 $\cdot a$ ，肯定事件的存在。

3.4 閩南語完成貌助詞 $\cdot a$ 的來源

完成貌助詞 $\cdot a$ 在歷史上的來源是什麼，可以從音韻、語法多方面去推蔽，尤其可以觀察文獻資料中同類功能的語助詞。我們並不排除所借非語助詞，進入閩南後才發展爲語助詞的可能性，只要有跡可尋，應該盡可能追溯到最原始的形式。就目前所知，沒有這種軌跡可循，所以最直接的方法還就是從文獻中找尋同類功能的語助詞。

在古代漢語裏，常見的語助詞有「也」、「矣」、「乎」、「哉」、「歟」、「耶」、「不」、「否」、「未」、「無」等，宋元以後近代漢語常見的則有「了」、「來」、「摩」、「哩」、「罷」、「呢」、「啊」、「嗎」等等。這些語助詞大體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疑問句的語助詞，一類是敘述句的語助詞。就本節討論的問題來說，屬於肯定語氣敘述句的範圍。文獻中敘述句語助詞而又和肯定語氣完成貌可能有關係的就是「也」、「矣」、「了」、「來」。「了」、「來」和 $\cdot a$ 在音韻上距

離較遠，而且閩南語有一個語助詞·lɔ 可能和「了」、「來」有關（參見本文頁 278），我們在討論語助詞·a 來源的時候，不妨把注意力多放在「也」（作疑問助詞的「也」除外）、「矣」上面。

「也」、「矣」的中古音和上古音，據李方桂、董同龢兩位先生意見，可以擬為：

	中古音	上古音
「也」	°ja (董)	*djeg, *djag (董) ⑩
	°jia (李)	*riagx (李)
「矣」	°ɣi (董)	*ɣjəg (董)
	°ji (李)	*gwjəgx (李)

而「也」字在閩南讀為 ia² 或 a²，例如：

(40) tsit₂ 項也無，hit₂ 項也無。（這種也沒有，那種也沒有）

(41) 食飯也好。（吃飯也可以）

因為「也」的中古擬音和上古擬音都含有 a 元音，所以閩南的 ia² (a²) 讀音可以來自上古，也可以來自中古，看不出「也」字從主流漢語進入閩南的時代是在中古以前或是以後。「矣」的諧聲字「埃」閩南讀為 ɛia。閩南有「煙埃」[ɛiŋ ɛia] 一詞，意為招灰塵⑪。與「矣」同在上古之部的，也有一些字韻母帶有 a，如「始」°tsia、「食」tsia²、「力」lat₂、「賊」ts'at₂ 等等。洪惟仁（1986）便曾經注意到可能還有其他更多的之部字，閩南讀為 a 元音（洪 1986：152-154）。如果這樣的觀察是正確的，那麼閩南引入「矣」的時代，可能在上古音階段，而非中古音階段，所以它會和變入中古不同韻的其他之部字一樣讀有 a 元音；而另一方面，畢竟

⑩ 兩種音讀是由於方言的差異（董 1944：93）。

⑪ 煙，說文云：「火氣也」。五常政大論「煙埃朦朧」注「土氣也」。閩南 ɛiŋ 或形容火燃燒起的煙氣，或形容灰塵迷漫所造成的塵障。ɛiŋ 作動詞用時可以指被灰塵、煙氣或蜘蛛網傷到眼睛。

由上古之部的 *əg 變為 a 會比由中古的前高元音 i 或 i 變 a 更為容易。

依上文看來，「也」、「矣」在閩南都有 a 元音的讀法，我們無法只根據音韻線索決定閩南的句尾助詞，a 是「也」字或是「矣」字。當然它們還是不同：如果句尾助詞·a 是「也」字，那麼無法確知它在中古以前或是中古以後進入閩南；如果·a 是「矣」字，那麼它應該在中古以前就進入閩南。

從語意和語法功能來看，說文記載「也」的本義是「女舍也」。不過朱駿聲等人都懷疑這種說法的可靠性，而推測這就是「匱」的本字；因為是容器，後人多加了「匚」。不論其本義為何，就這兩種說法來看，它都是一個有具體意義的實詞。另外，從先秦時代開始，這個「也」字就常常用作句尾語助詞，例如：

- (42)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詩經、將仲子）
- (43)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詩經、氓）
- (44)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
- (45) 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孟子、離婁下）
- (46) 首立楚者，將軍家也。（史記、項羽本紀）
- (47) 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史記、項羽本紀）
- (48) 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以增吾憂也。（世說新語賢媛篇）
- (49) 溫曰，僕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世說新語容止篇）

- (50) 石賢者來也，一別二十餘年。（幽明錄）
- (51) 門已開也。（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 (52) 事事無成身老也。（白居易詩）
- (53) 若是必生不孝，拋棄父娘，在外經年，無心皈舍，此即非是孝子也。（敦煌變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 (54) 我到樹邊之時，倚樹指痒，樹纔勝我也。（敦煌變文、四獸因緣）
- (55) 丈人丈母不知，今日渾成差事，小娘子如今變也，不是舊時精魅。（敦煌變文、醜女緣起）
- (56) 師云，汝嶺南人，無佛性也。（祖堂集卷二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
- (57) 對曰，是也。（祖堂集卷十四百丈和尚）
- (58) 云，如今已生也。（祖堂集卷十六南泉和尚）
- (59) 三日後問侍者，這個師僧在摩？侍者云，去也。（祖堂集卷十二後疎山和尚）
- (60) 師云，東湖水滿也未？……道吾云，滿也。（祖堂集卷十四江西馬祖）
- (61) 僧云，學人會也。（祖堂集卷十二報慈和尚）
- (62) 師云，我會也，我會也。（祖堂集卷五道吾和尚）
- (63) 師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祖堂集卷十六南泉和尚）
- (64) 師云，汝還死也無？對云，死也。師云，汝既死……（祖堂集卷十五西堂和尚）
- (65) 雲岳對曰，師今有也。（祖堂集卷十四百丈和尚）

大約在六朝以前，如例(42)~(49)，「也」是判斷句的句尾語助詞，陳述一個判斷，或者說明一種狀況，這種句子不含時間的因素在內。六朝時偶

有少數例子，「也」作為完成助詞，如(50)。六朝以後，「也」可以依循傳統仍作判斷句的語助詞，如例(53)(54)(56)(57)；也可以用來敘述一種過程，表現時間上的一個階段，肯定一個已完成的事件，作為完成句的句尾語助詞，如例(51)(52)(55)(58)~(65)。在六朝以前，完成句的句尾語助詞是「矣」，在當時和判斷句的助詞「也」各分擔不同的語法功能。

「矣」字本義根據說文記載，為「語已詞也」。段玉裁認為「已矣疊韻，已、止也，其意止，其言曰矣，是為意內言外」，意思是說，「已」、「矣」音近，同在之部，一作實詞，一作虛詞。一實一虛只是語法性質上的差別，語意並無二致。事實上，早期的材料中，也有用「已」作句尾語助詞的情形，所表達的語意及語法功能和「矣」相似，例如：

(66) 王曰：「公定，予往已。」（尚書洛誥）

(67)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

(68)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

與洛誥同屬成王時代的材料則多半還是用「矣」：

(69)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尚書立政）

(70)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尚書立政）

論語中則常見「已矣」連用的語助詞，如：

(71)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論語子張）

(72)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73) 子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論語子罕）

當然更不乏用「矣」作語助詞的例子：

(74)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

(75) 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論語憲問）

「已」「矣」二字有諧聲關係，「矣」（𠄎）的聲符是「已」（己）。看來原本它們只是同一個語位，後來因爲有了實詞虛詞的分工，所以在「已」下面加上義符「矢」以資區別。加「矢」的用意，許慎在《說文解字》「𠄎」字下曰：「從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所以《說文》矢部十個字中，除了七個字和射箭有關外，有三個字和語詞有關。「矣」和「已」若分別來看，一虛一實；若溯其源，二者實一。所以在早期分別不嚴格的時候，「已」也拿來作語助詞；到了字詞功能固定以後，便只能用「矣」作語助詞了。

前文第二章在討論東漢魏晉各種完成動詞時（參見本文頁223～226），從許多例子看來，「已」和「畢」、「竟」、「訖」、「了」地位相同。尤其當我們看到這些完成動詞可以結合成各種同義並列複合詞——例如「畢竟」（晉世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竟畢」（西晉竺法護譯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畢訖」（晉世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訖竟」（晉世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畢了」（西晉竺法護譯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已訖」（晉世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訖已」（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已畢」（後漢安世高譯陰持入經）、「畢已」（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已竟」（吳支謙譯佛說慧印三昧經）、「竟已」（晉世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等等——的時候，更使我們相信「已」在當時是完成動詞，它即使出現在句尾，我們也不能以爲它和句尾助詞「矣」有同樣的功能。

在六朝以前，「矣」作語助詞的例子除上引諸例外，如：

- (76) 陟彼岵矣，我馬瘡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詩經卷耳）
- (77)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詩經君子于役）。
- (78)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
- (79)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孟子公孫丑下）
- (80) 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史記項羽本紀）
- (81) 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史記項羽本紀）
- (82) 侃追送不已，……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世說新語賢媛篇）
- (83) 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果。（世說新語識鑒篇）

比較例(42)~(49)、(76)~(83)，可以清楚看到「也」、「矣」在六朝以前分別作判斷句和完成句語助詞的情形。六朝時，「也」除了作判斷句助詞，如(48)(49)外，也偶作完成句助詞，如(50)。此後，「也」作完成句助詞的情形漸漸增多，如例(51)、(52)、(55)、(58)~(65)。

唐五代時，北方敦煌變文的材料中，「矣」大體只用在文言的語句中，如「泥塗其面者，外濁內清；大哭三聲，東西馳走者，覓其明主也；披髮在市者，理合如斯也。吾非聖人，經事多矣。」完成語氣一般用帶有完成補語「了」、「訖」等的結構來表現，尤其以「了」最爲常見，例句見本文第二章例(76)~(93)。此外偶而也用句末位置的「了也」表達完成語氣，如「明成長教示了也」；或是用句末助詞「也」，如本章例(55)。

南方的《祖堂集》除了用完成補語「了」「訖」等外，也仍然還用各種句尾語助詞，如「矣」、「也」、「了也」，來表現完成的語氣。「也」例見於本章例(58)~(65)，「了也」例見於第二章例(113)~(121)，「矣」的例子如：

- (84) 叉手白太子言，時可去矣。(卷一、第七釋迦牟尼佛)
- (85) 對曰，米熟久矣，只是未有人簸。(卷二、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
- (86) 寶靜曰，必是吉祥也，汝頂變矣，非昔首焉。(卷二、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
- (87) 師曰，吾則去矣，不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我。(卷二、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
- (88) 師乃云，一真之法盡可有矣。(卷二、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
- (89) 曰，和尚此說，事無不盡，理無不周，某甲若不遇和尚，空過一生矣。(卷三、慧忠國師)

比較這三部分材料，大約「矣」是較文雅的用法，「也」是完全口語化的語助詞，「了也」則是在「補語＋語助詞」結構慢慢演化為純粹的句尾語助詞過程當中。

宋元時期的主流漢語，「矣」只留在書面語言中；「了也」則發展為「了₂」，完全取代古漢語完成助詞「矣」的地位。完成語氣的「也」，從《祖堂集》之後，常見於小說戲曲的對話材料中。例如王實甫的《西廂記》有：

- (90) 小生醉也，告退。
- (91) 呀！俺娘變了卦也。
- (92) 那小娘子已定出來也，我只在這裏等待問他咱。
- (93) 張生著我對姐姐說，他回去也。

事實上，元曲中表完成語氣的助詞還可以用「了」，如：

- (94) 今日師父赴齋去了，著我在寺中……。
- (95) 琴童在門首，見了夫人了，使他進來見姐姐，姐夫有書。

(96) 老夫人和梅香都睡了，我私奔出城，趕上和他同去。

元曲中「了」「也」這兩種完成語氣出現的場合似乎略有不同，大體上自言自語或敘述某事語氣急速時多半用「了」，交談說話時則常用「也」，例如：

(97) 〔紅上云〕回夫人話了，去回小姐話去。

(98) 〔紅對旦云〕恰回夫人話也，正待回姐姐話。

(99) 〔末問〕是誰來也？

(100) 〔末自言自語〕來了。

不過也不一定這麼嚴格分別，如下(101)例便不合這種說法：

(101) 恰才見一女子渡河，不知那裏去了？打起火把者，分明見他走在這店中去也。

從上下文看來，「也」可能是純粹口語的用法，所以多半出現在交談說話的場合中。相較之下，「了₂」在雜劇中多用在敘事、介紹劇情的場合。這兩種不同的助詞，差異究竟是在語言上或是在音樂、戲劇上的效果，實在很難論斷。

元明以後的小說中，除用「了₂」作完成貌助詞（如第二章例(140)～(144)），也用「也」作完成貌助詞，例如：

(102) 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來朝不見，文武察知，相我王不好。（新刊大宋宣和遺事）

(103) 墓堆子裏謾應道：阿公，小四來也。（西山一窟鬼）

(104) 兩個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哥哥憂得你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也！」（水滸傳）

就來源看，「了₂」來自「了也」；「也」則是方言中完成語助詞「矣」的轉寫（參見238頁）。所以說，「了₂」和「也」是經由不同的發展路線演變而來的兩種完成貌助詞。

整個來說，南北朝以前的完成句，由兩種語法成分來表現。一是表完成的動詞「已」、「畢」、「竟」、「訖」、「了」；一是表完成的語氣詞「矣」。這兩種成分到了唐五代時頗有變化。完成動詞發展得經常在句中作結果補語，完成語氣用這種結構表現，「矣」就很少再出現在這類口語材料中。另一方面則沿襲南朝開始的新的完成助詞寫法，借用已僵化的判斷句助詞「也」，在口語中表示完成的語氣。另外又結合補語「了」而成「了也」，也表達完成的語氣。到了宋元時期，南北口語文學常用「了也」放在句末作助詞。後來「了也」發展為「了₂」，便完全取代了「矣」的地位。而唐五代時句中的完成補語「了」，到宋元時期也虛化成完成句的動詞詞尾。等詞尾「了₁」和助詞「了₂」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時，不但動詞「了」的虛化徹底完成，上古以來的完成句也脫胎換骨成功了。口語的完成句助詞「矣」（六朝以後寫作「也」）則僅留在少數方言如閩南語中。

現在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南朝以前寫作「矣」的完成語氣詞，南朝以後為什麼寫作「也」？這個「也」不是傳統的用法，因為「也」原本是判斷句助詞。那麼為什麼借用這個形式？如果我們配合古音的知識及閩南語的完成語氣詞•a，就可以設法解釋。原來六朝以前「矣」的元音不高，六朝以後「矣」的讀書音變為前高元音。對於口語中還保留偏低元音「矣」的方言來說，如何將口語中元音偏低的完成助詞形諸文字是有些困難的。他們不能寫作「矣」，因為「矣」的讀書音元音很高。以閩南語為例，與「矣」諧聲的「埃」含有a元音，估計當時的「矣」也有a元音。在六朝隋唐之時，要找一個接近a元音，可以書寫的語助詞，最恰當的就是已經不在口語中作判斷句助詞的「也」字（參見本文268頁）。

換句話說，「也」只是當時完成語助詞的語音記錄，事實上它本是六朝以前的「矣」字。因此我們可以說閩南語的完成助詞•a其來源是六朝以前的「矣」。「矣」並沒有消失或僵化為書面語。「矣」在中古屬喻三

聲母，閩南這一類聲母的早期讀法大體是 h-，h- 聲母可能因為「矣」作句尾助詞弱讀的關係丟失了。另外，「矣」是上聲字，但因為處在句末作助詞，所以一向只有輕聲的讀法。就今天來看，它的調值會受前字調值及調型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參看本文 261 頁）。

3.5 閩南語完成貌助詞·lɔ 的用法及來源。

這個·lɔ 的語法功能和句尾助詞·a 相同，能出現·a 的地方都能用·lɔ 代換，也不能作動詞詞尾。它也是個弱讀形式，調值表現和·a 一樣，隨前一成分的調型調值而有不同，其變調規律與·a 完全相同。·lɔ 和·a 的不同在於·lɔ 似乎多半侷限在以泉系爲主的地區，·a 則較爲普遍，泉漳方言都通行。·lɔ 在語意上似乎帶有強調的意思，不過不是很清楚，也很少有人應用上果然依強度分別使用。

以方言比較的觀點來看，·lɔ 和國語的「了₂」，不論在語法功能或音韻表現上，都相當接近。以歷史語法的觀點配合它音韻的特點來看，·lɔ 和完成助詞「了₂」比較接近，而和「也」、「矣」關係較遠。·lɔ 可能不是早期的動詞「了」自行在方言內部虛化完成，因為·lɔ 在閩南語裏似乎只流行在某一次方言區內，它在閩南語的歷史因此並不長，推測恐怕是「了」虛化完成後才進入閩南。相對於·a 來說，·lɔ 是晚期語言層的詞彙。

這個·lɔ 是否可能來自「來」？趙元任和梅祖麟二位先生都曾經懷疑完成句句末助詞「了₂」在歷史上原是「來」。從閩南語·lɔ 的韻母讀音來看，它和「了」比較接近，而和「來」比較疏遠。原因是「了」的韻尾是 u，「來」的韻尾是 i，它們影響前面的 a 元音，前者可能變讀爲 ɔ，而後者不太可能有這種變化，常見的倒是變爲 ɛ。如果說·lɔ 原是「了」字，則它還要先丟掉中間的介音（參見本文頁 259）。

4、結語

本文從歷史語法的觀點，配合音韻史的線索，來看閩南語的「了」(‘liau) 及完成貌。將「了」和完成貌合併在一篇論文檢討，是因為不論就語意或歷史發展，它們都有密切的關係。再就方言比較來說，如果要妥善解釋閩南語的「了」和國語「了₁」「了₂」有何異同，非循本溯源研究「了」和完成貌的問題，不足以說明清楚。

閩南語的「了」有實詞和虛詞兩類用法。就實詞來說，它在句中作述語和補語；就虛詞來說，它作連接詞和述補結構中的動詞詞尾。述語「了」在語意上很有限制，只表示虧本之意；補語「了」則還有很活潑的用法，可以接在各種有始有終的動詞後面，表示動作的結束。國語的「了」也有實詞用法，如作為述語的「了一樁心事」，或是作補語的「吃得了吃不了」。國語的這兩種「了」，在語意上都存古，表「結束、完成」；但在用法上都已經不活潑，只出現在固定的結構中，表達有限的思想，不能像六朝唐五代時一樣，隨意和其他詞彙合用。這表示國語的實詞「了」已經僵化，只是殘留在現代語裏的古語形式。閩南語的述語「了」固然也頗受限制，但是它有方言獨特的語意，這表示歷史上動詞「了」進入閩南之後，又經過一番變化而成，這和國語的語意存古、用法僵化的情形又有不同。至於閩南語的虛詞「了」，連接詞和述補結構詞尾都是它獨特的用法，是方言內部自己發展形成的，和宋元以後主流漢語「了」作述賓結構詞尾的情形不同。這是因為在漢語詞組結構發展中，有使述語和補語形成緊密結構的趨勢。在這個潮流下，閩南語和主流漢語從唐五代以後，「動賓了」的結構走了不同的發展路線，但是動詞和「了」都緊密結合。主流漢語到了宋元時期，漸漸改變「動賓了」的結構為「動了賓」，「了」的性質也從實詞虛化為虛詞。承襲主流漢語而下，歷明清兩朝，今天的國語

仍然用「動了賓」的結構不變。這是國語「了」作爲動賓結構詞尾的原故。閩南語的情形不同。從《祖堂集》來看，我們相信五代時的南人也是「動賓了」的結構。明代的閩南戲文《荔鏡記戲文》中，沒有「動了賓」的結構，但是有「動了補」的結構。再觀察今天閩南語，除了動賓複合詞可以用「動賓了」的結構（如「開刀了病始好起來」、「斷了lin（奶）了換食糜」）外，一般都要用「賓動了」的結構（如「阿英手洗了始出門」、「*阿英洗手了始出門」）。這些古今線索，使我們可以推斷，閩南語在五代以後，「動賓了」的結構漸漸只侷限使用在動賓複合詞的範圍內。一般情況下，賓語都提到動詞前面，成爲「賓動了」的結構。如果「賓動了」後面只有助詞，「了」本身就是補語。如果在「賓動了」後面加其他句子，這個「了」就發展成連接詞。如果在「賓動了」後面加其他補語，這個「了」就成爲動補結構的詞尾。這是閩南語「了」作爲動補結構詞尾的原故。

至於「了」字進入閩南的時代，因爲我們可以在閩南語本身看到「了」用法由實到虛的發展軌跡，因此可推測「了」進入閩南的時代至少在宋元以前，當時主流漢語的「了」還是很活潑的實詞。事實上我們也許還可以進一步因爲閩南語「了」字作主要動詞，因此把「了」進入閩南的時間更往上推到六朝或六朝以前，當時主流漢語的「了」多半作主要動詞。這個主要動詞「了」到了閩南之後，一方面繼續受主流漢語影響，一方面自己發展變化，終至產生補語及具有方言特色的虛詞用法。

就完成貌的發展來看，南北朝以前的完成句，由兩種語法成分來表現，一是表完成的動詞「已」、「畢」、「竟」、「訖」、「了」，一是表完成的語氣詞「矣」。到了唐五代時，敦煌變文所代表的方言，完成句很少再以傳統的完成動詞和語氣詞表現。完成動詞「了」發展得經常在句中作結果補語，完成句改用這種結構表現，「矣」則成爲僵化的書面語

言。本來補語「了」前接的動詞，其動作都有始有終，後來也接無所謂始終的動詞，終使補語「了」失掉對動詞的修飾功能，成為表「完成」的一種語法概念。主流漢語的完成補語「了」到了宋元時期就虛化為完成貌的動詞詞尾「了₁」，出現在句尾的「了也」則發展為「了₂」，取代「矣」成為近代漢語完成貌的句尾助詞。另外，元明雜劇小說中還用「也」作完成助詞。這是口語中仍保留「矣」為低元音的方言，借用「也」字轉寫來的。在北方，「也」字後來不敵「了₂」，今天的國語只用「了₂」不用「也」。

至於閩南語完成貌的表現法，一方面仍維持著完成補語「了」沒有虛化，利用完成補語表達完成的意思；一方面六朝以前的語氣詞「矣」也一直維持在口語中使用。另外閩南還有一個完成句尾助詞·lɔ，可能來自主流漢語的完成貌句尾助詞「了₂」。這個·lɔ相對於·a來說，屬於晚期語言層的詞彙。

總結完成貌的討論來看，閩南語的完成貌比起主流漢語來，是屬於存古的表現法，又用語氣詞「矣」（唐五代寫做「也」）、又保持完成補語「了」不虛化。國語則使用宋元以後新興的完成式句尾語助詞「了₂」。以方言比較的觀點來看，以國語為代表的北方話用詞尾「了₁」的情況，閩南語用的是完成補語「了」（^cliau）；國語用句尾助詞「了₂」的情況，閩南語用的是「矣」（·a）。另一方面，主流漢語虛化後的「了₂」也進入閩南的部分地區，讀為·lɔ。在完成貌的演化上，可以很清楚看到國語和閩南語各處在新舊不同的階段。

引用書目

(一) 材料部分

尚書
詩經

論語

孟子

史記 司馬遷

方言 揚雄

說文解字 許慎

廣雅 張揖

爾雅注 郭璞

搜神記 干寶

幽明錄 劉義慶

世說新語 劉義慶

齊民要術校釋 繆啓愉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嚴可均編

南史 李延壽

敦煌變文 世界書局出版

祖堂集 靜、筠、二禪德

祖堂集索引 柳田聖山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編

京本通俗小說

朱子語類 黎靖德編

西廂記 王實甫

寶娥冤 關漢卿

琵琶記 高明

西儒耳目資 金尼閣

荔鏡記戲文

水滸傳 施耐庵

紅樓夢 曹雪芹

方言疏證 戴震

廣雅疏證 戴震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

說文通訓定聲 朱駿聲

中本起經 曇果共康孟祥譯

道行般若經 支婁迦讖譯

般舟三昧經 支婁迦讖譯

佛說興起行經 康孟祥譯

佛說般舟三昧經 支婁迦讖譯

修行本起經 竺大力共康孟祥譯

- 佛說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支婁迦讖譯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 安世高譯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安世高譯
 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 支曜譯
 佛說阿闍世王經 支婁迦讖譯
 小道地經 支曜譯
 陰持入經 安世高譯
 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支婁迦讖譯
 舊雜譬喻經 康僧會譯
 撰集百緣經 支謙譯
 佛說慧印三昧經 支謙譯
 持心梵天所問經 竺法護譯
 度世品經 竺法護譯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竺法護譯
 法句譬喻經 法炬共法立譯
 賢愚經 慧覺等譯
 佛本行集經 闍那崛多譯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慧然集

(二) 論文部分

-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晉音韻研究》)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65。臺灣、臺北。
-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14卷， $\frac{1}{2}$ 期，257-273頁。
- 王 力 1958 《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
- 太田辰夫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蔣紹愚、徐昌華1987年譯。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62 《漢語方音字匯》，文字改革出版社。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九卷 $\frac{1}{2}$ ：1-61。198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重印。
- 洪惟仁 1986 《臺灣禮俗語典》，臺北自立晚報社。
- 高本漢 1972 張洪年譯《中國聲韻學大綱》，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張洪年 1977 〈變文中的完成貌虛詞〉，《中國語言學報》5，1：55-74。
- 張泰源 1986 《「了」字完成式的語意演變研究》，臺大中文所碩士論文。

- 梅祖麟 1981 a 〈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語言研究》1981、1：65-77。
- 1981 b 〈明代寧波話的「來」字和現代漢語的「了」字〉，《方言》1981、1：66。
- 曹廣順 1987 〈語氣詞「了」源流淺說〉，《語文研究》1987、2：10-15。
- 郭春貴 1986 〈關於「了」的問題〉，《中國語學》233：94-100。
- 黃美金 1987 《Aspect: A General System and Its Manifest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Houston, Tx: Ric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1990 〈「了」：漢語中一個標示「界限」的符號〉，第二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理論與分析篇頁247-259。
- 董同龢 1967 《上古音韻表稿》，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21，臺北。
- 1973 《漢語音韻學》，學生書局，臺北。原名中國語音史，1954。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大中文所博士論文。
- 1991 a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大安出版社，臺北。
- 1991 b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手稿本。
- 遠藤光曉 1986 〈了音の變遷〉，《中國語學》233：35-45。
- 趙元任 1980 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原書1968出版。
- 趙金銘 1979 〈敦煌變文中所見的「了」和「著」〉，《中國語文》1979、1：65-69。
- 潘維桂、楊天戈 1980 〈魏晉南北朝時期「了」字用法〉，《語言論集》1：14-21。
- 1984 〈宋元時期「了」字的用法，兼談「了」字的虛化過程〉《語言論集》2：71-90。
- 劉勛寧 1985 〈現代漢語句尾「了」的來源〉，《方言》1985、2：128-133。
- 羅常培、周祖謨 1958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 嚴耕望 1975 〈揚雄所記先秦方言地理區〉，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7期：37-47。

